

《是咁的，我識左個絲打，佢叫我殺左佢》

作者: 若蘭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回

她拿著一把生果刀，將刀鋒對準自己胸口，而刀柄對著我。「動手吧。」我望著她清澈的雙眸，那眼神是多麼誠懇、認真，但是這麼一個纖弱清秀的可人兒，叫我怎麼下得了手？

「快，拿著！」她再一次吆喝。我戰戰兢兢的，如柏金遜症發作的接過了生果刀。

「還不動手？快，殺了我！」她向著我前進一步。

我像一台完全停止機能的機器，身體紋風不動，要我殺人，怎麼下得了手？我腦海裡想法如潮湧般襲來：將刀丟去身後，一個勁兒將她擁入懷中，安撫她傷痕累累的靈魂……；不，這樣太唐突了，怎麼可以這樣，不可以佔人便宜的；還是給她乾脆的一刀吧，免得她繼續受苦；不！在情在理都不該聽她的話，不該將她殺掉的！

我還猶豫之際，只見她身影越走越近，她捉起我拿刀的右手，狠狠地、迅速地、不偏不倚，插向她的心臟。只見她咧嘴一笑，氣若浮絲地說：「謝……謝謝……你……」

胸口血如泉湧，她無力地軟倒下去，我還未回過神來，「啪」的一聲，她已經躺在地上。我望著她越發蒼白的臉，心裡越是發慌。粉藍色的裙子，慢慢染紅，她雙目還沒有閉上，應該是未死吧，可是她了無動靜，再也沒有呼吸聲，是死了吧，不！不！不！

在耳邊嘹響的，不再是她咯咯發笑的柔柔鳥語，只是一股無意義的怒號北風。「呼——砰！」

* * * * *

隨著一聲巨響，我的頭赤痛起來。頗為昏暗的燈光，讓我看不清周遭環境，「咦？」我雙手怎麼分不開來，有些冷冰冰的東西？手銬？

「喂，你睡夠了沒有？」說話的是一個年青的警察。

「下一站金鐘……下一站金鐘……」尚未完全清醒過來，我口中默唸金鐘神咒。

「你在那裡唸些什麼？識趣的就乖乖合作。」

記起了。那件事之後我被送到了醫院，在那裡我竟然被拘捕了！真是莫名其妙。我還未接受好完整檢查，警察就將我帶到警署來。看著眼前這稚嫩的警察，大概也是廿歲上下，與我年紀相約罷了。從他的眼神來看，當然想早點辦完事早點下班，而且根本不太緊張這案件，只是想打聽些八卦。

他不見我作反應，大力往桌上一拍：「裝聾扮啞啊？」我見他神情有點痛苦，想來這一記很酷的動作讓他的手掌受罪不少吧。

「你這麼拍下去，不痛的嗎？」

他嘴上逞強：「關你鳥事！快點給我錄口供。」

我又沉默下來，他根本拿我沒半點辦法，心想：「好仔不當差，真的極醜惡。」

「你說不說啊到底，死者跟你有何關係？」

「我再問一次，死者跟你是不是情侶關係？」

.....。

「是不是你教唆死者自殺？你跟她要殉情，是不是？」

真的無可言喻的盤問技巧。我真的累了，這些事你們自己查不就成了，看來這警察想知的，根本只是些下流消息。我對他完全不加理睬，他再激動也拿我沒轍。

咔嚓。開門的聲音。進來的是一個中年的警察。

「富仔，你先下班吧，這邊由我處理吧。」

「Yes sir! Good bye sir!」他急急腳快步離開，像是慢一秒鐘走也不成。也難怪他，這裡空氣的確有點悶熱。

「你叫.....」他望望我，核對了一下手上的文件，帶著我去了另一個房間。那裡燈火通明，比起剛剛那裡烏燈黑火，讓我舒服多了。

「循例講一句，你有權保持緘默，但你所講的一切都會記錄下來作為證供，知道嗎？」

嗯，我回應。他開始盤問了，但我倒感覺像聊天一樣，他的語氣並不會使你感到不舒服：「你在事發當日，去找她，即是死者，有什麼原因嗎？」

「沒什麼特別原因的.....」

他似乎有點不悅：「小伙子，我是在幫你。當天是你主動去找她，還是怎樣的？」

「是她撥電話來叫我去找她的。」

「好，這個我會檢查通話紀錄。那麼你.....」

盤問沒有很快結束，他雖然用上了讓我比較易接受的語氣和態度，但終究讓我回憶起我不想再記起的事情。這件事是誰也不想發生的，我是絕對不想見到她選擇這條路。雖然明白，死是生的一部分，而且嚴格來說，死，完全了生命，成就了一個人。但我絕對受不了，她年紀輕輕，就這樣死了。為什麼我不一起死去，為什麼神要眷顧我？

盤問完畢之際，這個老差骨有點釋懷：「我會盡量向上面反映，對你免予起訴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現在這單案件，總算接近尾聲。可是，過去的事，卻一一浮上面來。一切，都緣於這個網站——高登。緣於那一封私人訊息。緣於她。這樣的說法有點狡詐，好像將自己置身事外，但我就是牽涉在

內的無辜者、可憐人，太奸了吧？沒有我，這些事情統統不會發生——大概吧，但事已至此，我還宣稱自己無辜、可憐，上帝啊，要是你的救恩不能解釋我的疑惑，請你給我點懲罰吧！雖然心裡這樣想，但現實還是因「可能免予起訴」而鬆了一口氣，這就是偽善、假道德了吧？

老差骨領著我回到最初那間烏燈黑火的房間，我坐在椅子上，看著那昏黃的燈火，漸漸睡意濃起來，漸漸，過去如倒帶一樣，我再次見到那些事、那些人，又再跌落過去的齒輪之中。

第二回

朋友都叫我做若藍，因為這是我的筆名、花名。當認知到「自我」的時候，就是思考的開端。而我學人去思考自己是誰，試圖扮哲學家之時，卻深刻地知道原來自己只是個頹廢青年，雖然在學，GPA卻爛到不行，像雙失一樣，每日都無所事事，只懂得上高登。

像我這樣百無聊賴的人，閒時不過讀讀書、做學校功課，佔我生活主要的一環的，是上網、打機。有時候，真的覺得自己連頹廢都稱不上，簡直像廢物一樣，終日沉迷在遊戲當中，這些遊戲能帶來什麼？沒有，甚至連玩女角都未曾成功騙財啊！但我若奮發拼搏，打工的話，又有什麼可以得到？還不是敵不過MK仔！

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高登，但遮掩行藏，鬼鬼祟祟如商議反清復明的起義之士，該是上高登的第一規條，絕不能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誰，否則便會遭起底。於是，我也盡量不聊生活瑣事；而現在的帖子，也沒什麼可觀性和聊天話題，在標題已經開宗明義：「Wtsapp Group招人」，我實在想不通透，有什麼不可以在帖子光明正大地聊，要將平台轉移至更加個人的私隱生活去？這不是違背了「上高登，冇人知」的原理嗎？

任憑我怎麼想破頭顱，無論其他巴打如何口誅筆伐，這些帖子從無減少，反之越來越猖狂，就算我不特意選感情台去逛，在吹水台的頁面上，總是一列列像軍隊的排得整整齊齊，裡面卻是目無法紀，毫無軍紀可言。大概，這是現在流行的「交友」方式吧，到底，什麼叫作朋友呢？我很疑惑。這只不過是一種配對速食吧！

其實網絡交友，很多年前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交方式，但絕對不是這樣的配對速食，在我個人歷史上，不是多聊幾天，甚至一、兩個月下來，我斷不會將私下聯絡方法交予別人。是基於對別人的懷疑吧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況且，我與你沒有共同興趣、話題，何必成為朋友？論壇是無數小圈子建構出來的大圈子，尚未融入這個大圈子，就割地稱雄，自己劃出一個小圈子，這班人是「原居民」，有土地權嗎？

既然勸戒無效，唯有自己過濾，「冇眼屎乾淨盲」吧！只是左顧右盼，始終未有使我興趣盎然，能放心去討論的帖子，也罷。心血來潮，出Post討論一下到底女人為何物，為何每每使我們毒男受到傷害。就嘗試看看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空閒，可以聊聊天吧。

原本只是隨意幾句瘋言瘋語，「狗喻」之下，竟然也有常客長駐，與我一同虛度光陰。

而我的人生，也自這刻起開始有了變化，而我還不自知，猶在夢中撲蝶。

「巴打你不要再那麼灰了！交個朋友吧。」一個聊了兩天左右藍字USER這麼留言。

「好，你PM我吧。」

接下來，等了幾天，我還沒有收到過一則PM。心裡面想，不是要交個朋友嗎，是你提出來的，怎麼還不PM我？是要戲弄我嗎？心有不甘，長期在寂寞之下，身心都受夠煎熬，於是鼓起勇氣PM他。

兩天後終於收到回信了。

「Sorry巴打，我過了澳門幾天！

P.S.：我講過我是藍絲 :o)」

原來是絲打嗎，真的有點受寵若驚。不過，認真就輸了，哪裡會有什麼絲打，這肯定是什麼陷阱，不是常常有釣狗公的行動嗎？不過於我而言，是男是女都沒所謂，我只需要一個可以讓我盡吐苦水的人，僅此而已。

他只留下了一個電郵地址，這也無妨，像寫信一樣。而且那個電郵地址，一看就知道是備用，高登聯絡專用的；儘管對方的保守謹慎讓我有點保留，但我就是率直不虛，心裡面有什麼要訴苦的，都全拋一片心，反正，你不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你。

第三回

..... 經過好一、兩個月的電郵聯絡，漸漸她放低戒備，與我交換了電話號碼，用著Whatsapp溝通。距離拉近了，她也沒那麼戒懼，終於第一次見面。

這酷熱的天氣，感受只有一個——熱，但又怎一個熱字了得！是極熱！站在這巴士站旁邊，塵埃飛揚，無論臉上、頭髮都沾上汽車噴出的廢氣，如果不是要等她的話，我倒想站到商場裡去。

一邊等待，越發焦急，她會不會爽約？她到底什麼模樣？到底有多高？連相片都沒有一張就要相認，這實在有點搞笑。我這身打扮會不會太隨意？會不會太失禮？時不時拿起電話確認時間，還有，電話螢幕可以給我整理儀容；生怕頭髮亂了，哪裡髒了，畢竟第一次見面，必須讓她留下一個好印象。

「你到了沒有？」雖然這樣問好像有點催促之意，有時候覺得催促別人，尤其女生，有點不禮貌，但我還是按了發送鍵，送出了這段message。

沒有回應。

但耳邊響起了一把清雅的聲音，我沒想過她的聲音這麼脫俗，萬料不到，但有人說，擁有一把靚聲的通常是醜女、肥婆；我轉過身一看，腦裡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這樣的仙女，會上那樣的論壇？天啊！

「喂！」看見她的嘴在動，應該叫了我三、四聲我才回過神來。

「啊？」

「你是不是聾的？跟你打招呼又沒反應，喂了好幾聲，現在才懂得反應。」

「Sor.....Sorry。你就是蓉兒？」

「哪個蓉兒？」

咦，是我搞錯了嗎？果然，這樣的女生不會上那樣的論壇的，可是她為什麼叫我，是要問路嗎？可是，當我正泛起這樣的想法時，她又接著說下去：「我是丐幫幫主——黃蓉啊！蓉兒是你該叫的嗎！」

我不禁失聲，「好啊你，張彩蓉，耍我啊！」

她笑得美麗，紅唇皓齒，雖然牙有點不整齊，有點假啣牙，但牙齒看起來很細很細，但確實是仙女下凡。「誰批准你叫我全名的，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真名呢！」

對，尚未交換電話，有一段頗長時間都是使用電郵聯絡的時候，她讓我猜她的名字，說是金庸筆下一個人物的名字，神推鬼撞的，我猜中了個蓉字。她電郵又有自己的姓氏，然後她便自爆全名給我知了。當然，我還是用著若藍這名字。

「你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又未曾見過我的容貌，到底你怎麼能認到我？」

「因為全場就只有你，一看就知道是個死宅男！」好一個毒舌女，之前與她聊天早知道她是這個模樣，但是我毫無辦法反駁，亦不想反駁，無謂的辯駁，只是重覆無意義的事。天如此熱，倒不如快點去有冷氣的地方乘涼一下。

我轉身欲行，她竟然得「理」不饒人：「死宅男，你啞了嗎！」

我回頭做了個鬼臉：「我又聾又啞，你奈我什麼何？」這時才將她看得清楚，烏黑柔麗，及腰的長髮，配上一件很薄的粉藍色吊帶長裙，給人斯文得體，溫柔大方的印象——她閉上嘴的話。她的身高亦是所謂的標準身高，大約在一米六五上下，想當年掌上飛舞的趙飛燕亦是大約在這個身高，她看起來弱不禁風似的，頗有被風輕送的風采。

她靜了下來，漲紅了臉，隨即又鼓起腮：「哼！」，便自己大步大步的走開。看她走路的模樣，完全像個老粗，哪裡像是仙女下凡，哪裡有少女該有的矜持？我跟在她後面，她也不理睬我，自顧自地走。

走不了一段路，她忽然回頭嫣然一笑：「好一個跟班！」

我垂頭喪氣的望著地下，一直跟著她後面走，無可厚非地有點像個僕人。這一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才好了。

她見我呆若木雞，唯有一笑置之。再次打開話題：「你總不會跟我漫無目的地周圍逛吧？」

「我這個人很能遷就人的，你想逛街我都能陪你。」

「那我要去買化妝品、買內衣呢？」

天啊，你就沒有一點羞恥之心嗎？買化妝品固然沒有問題，買內衣！要一個才第一次跟你出街的男性，而且是網絡上認識的陌生男性，陪你買內衣！這是要譏笑我，還是挑逗我？

她不懷好意地嗤笑一下：「開玩笑的啦。」

但聽她的語氣，似乎頗有失望之意。她接著補充道：「你不是很能遷就人，你是符合你的期望的，你通通都能做，你通通都能遷就。以後不要再亂講這句話了。」她忽然一臉嚴肅正經，我立刻有點心虛，想想她的話也不無道理。

「對不起。」面對她尖銳的言辭，我只能道歉。

她原本繃緊的臉，一下子鬆弛，微笑起來：「也不用向我道歉啦，很小事而已。對了，我肚餓。你有哪裡好推介嗎？」

沒問題，交給我！我這麼回答。

講起食，我最感興趣的是拉麵。而這間拉麵店，是我嘗過最好味的一間。石手拉麵。當然，裡面那個帥哥師傅亦是加分因素，望著帥哥食拉麵，原本已經十分美味的食物，變了二十分好味。當然，若不是約了她，我才不會老遠乘車出來，寧願宅在家裡吃杯麵。美食不在於食物本身多美味，好味的原因是在於坐在身旁的人。

她點了一客九州拉麵，我點了個叉燒拉麵。

「要加個芝士年糕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對芝士不太有好感。」

「可是——真的很好味喔！」

「你不是第一次來這裡嗎？」

「真的——真的很好味！我以前在烏冬店做過兼職，這款小食真的很好味。」

「我真的不太想吃芝士。」我依然婉拒，對於乳製品，我實在沒轍。

她依然堅持，態度十分堅決：「難道你每次就只食拉麵？這個——真的，真的好味，我不騙你！」

見她這麼堅持，我也不好意思再逆她的意思，就隨她喜歡吧。見我同意，她開心雀躍得像個小孩一樣，這樣純真的笑容，已經很少在這個年紀看到了，尤其二十歲，一個剛脫離學校體系，甫進入社會的時候。

拉麵先來到，也許因為肚餓，我倆已經急不及待地吃起來。「很好味，對吧？」我問。

她吃得津津有味：「果然沒有介紹錯，可是，你提過的帥哥師傅呢？」

店子很小，帥哥全然無影。煮麵的姐姐道：「他調了另一間分店了。」

蓉兒顯得有點失望，但店員就在這個時候捧上了一碟芝士年糕。看到芝士年糕，她整個人像剛剛充滿電一樣，雙目炯炯有神的，二話不說先夾一塊，但又吃得很有禮儀，先咬一小口。她見我望著她進食，放下了芝士年糕，有點尷尬。

「這個有點熱，你慢慢吃。」雖然尷尬，但她轉移話題的功夫真的不錯。

我還是有點猶豫，舉箸不定，「真的好味，我不騙人的，人只活一生，快點試試啦，又不是毒藥。」

她剛剛那麼堅持，現在又盛意拳拳，實在熱情難以推卻，我只好夾好其中一塊，細嘗一下，果然一試就會愛上。

她見我吃得開心，不忘補充一句，炫耀自己的品味：「我沒有騙你吧？這個好味吧！」

「好味！差點錯失了這極品！」

吃完過後，我正在掏出錢包，她卻已經付全帳了。

「這是我那份兒。」當我想付自己那一份兒的錢給蓉兒，她卻雙手交叉胸前，堅拒不收。

「不用了，你給我推介這麼好一間拉麵店，這一頓我請好了。」

「要女孩子請客，怎麼能行？」我堅持。

她搖頭快步走開：「你還沒有工作，我卻有兼職教人畫畫，等再下一次才你請吧！」

唯有作罷，但這女生還不錯，現在香港搶著結帳的女生可以說是瀕臨絕種動物吧，可是無功不受祿啊，讓女生請客，於心始終不安，我還是一個比較傳統、大男人主義的人嗎？

「對了，日本菜你喜歡嗎？」抓緊機會，約定她下次食飯，那麼下次該我做東了吧？

「還可以喔，像剛剛那個拉麵我還覺得不錯。」

「我是說，其他的，例如，壽司之類。」

她似乎牽強地一笑：「還可以，可是我不吃生冷食物.....」

「其實我也不吃的.....」

「那你幹嘛問我，白痴啊！哈哈。」

我也笑了出來，有時候我真的有點遲鈍和愚蠢。那是純粹的愚昧，但人本來就是無知的，我又有什麼要在意呢？

「好了，今次就到此為止吧。我要回家了。」走了一段路，我送她到巴士站。

「再約吧。」我說。

「好，要是我有空的話。」她還不忘記在嘴巴上佔便宜。不一會，巴士駛來，她上了車後，揚揚而去。

那一天，送她去巴士站的一段路，還聊了好多話，像是她父母在荷蘭生下她，她喜歡Little twins star.....。然而，這一切，在現在，都是往事，已經隨風飄逝，卻又埋藏在幽暗的影子裡。

第四回

「你怎麼了，好幾天沒回覆我了。」

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」

「我沒事。謝謝。過幾天再找你。」她總算肯回覆一句了，好幾天都不見芳蹤，委實令我擔心。但情況總比以前好幾天完全不上線改善了。

「有事要告訴我啊。」

本來我們的相處、訊息往來得頗為緊密，雖然有時候，她也會間歇性失蹤。一天晚上後，她開始對我不瞅不睬的。Whatsapp上線也不那麼頻密，有時候隔一兩天才上線一兩次。直覺上我判定她鐵定發生了什麼事，而且比以前單純的抑鬱，將自己封閉在家來得更嚴重。我試過撥電話給她，沒有人接。我並非惱她不回覆我，而是心中的不安、恐懼逐漸擴大，像黑洞一樣緩緩擴張，開始吞噬我的心靈。

過了約一星期，她終於回覆我了，這時候我的心沒有安頓下來，反而更加擔憂。

「你找我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隔了幾分鐘，我才鼓起勇氣問：「你有空去食飯嗎？」

又是一個漫長的等待。從下午剛填飽肚子，到晚上家裏溢滿飯香，我才收到她的答覆。

「好的。」

「你想吃什麼？」將選擇權交由女生，這總不能說我大男人了吧。

「你總是在遷就人。」

「那是當然啊。」

「我不選擇了，你想吃什麼？」

「我真的沒所謂，反正只要不是辣和生冷的就可以了，你也是吧？」

「總之，你作主。」看來她是要逼迫我作決定了，我這麼一個優柔寡斷的人，強迫我去作選擇，也罷，反正這是對我好，可以訓練我的主見。

「好吧，但在哪裡方便你？」

「全灣吧。」

「好，那我去看看。」

她回覆我的訊息，總是短短的只有幾個字，這鐵定是出了什麼事。該是問，還是不問？假如這是一件不幸的事，我問她，不是揭人創疤嗎？但是她轉變得這麼異常的話，這件事一定對她產生了非常不良的影響，作為朋友，我應該要關心她。其實，說穿了，不過是好奇心作祟。千個萬個藉口逼自己問，都是好奇心所驅使，「八卦」是人所共好的一件事。心底裡面掙扎了一陣，明知道不去問比較好，結果還是敵不過天性的好奇。

「其實.....你是不是發生了些什麼事？」

「沒有，別多疑。」

「可是，你好奇怪，又『潛水』了那麼多天.....」

「就叫你別多疑！」句末還附送好幾隻憤怒的表情公仔，看來她真的不太想提起早前發生的事。我急忙賠罪；只是，過了幾分鐘，也許她覺得我值得信任，又或許覺得我不會就此罷休，又或許，她認為這件事有對我說的必要吧，總之，不必探究因由，她終究願意敞開心扉。

「那天出來食飯，我再慢慢告訴你。」她這樣說，我自然不再追問下去，說：「好，那一天你再慢慢跟我講。」

換著以前，有不如意事，她都會一連失蹤好幾天，完全不回覆不上線，事件過後全然不提，又回復一副開朗活潑的模樣；這次有上線、有回覆，總算讓人知道她平安，已經較過往的情況為好。我還設想，這件事應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誰不知，當我親耳聽到她講述時，顯然我過於天真樂觀了。

到了全新天地，她早已在門口處等候。我喘著氣，跑過馬路，滿臉歉意道：「抱歉，我剛剛迷路了。」

「沒事，我也是剛到不久。」她嘴巴上這樣說，但我知道實情她早在這裡等我。

「那走吧。」

她今天的打扮，與上次稍為有點不同。上次顯露的，是一種斯文得體，飽讀詩書的氣息。尤其是那條粉藍色裙，配上一對素色的平底鞋，有一種平凡而突出的美麗，可以用「平民貴族」來形容吧。然而，這天她身穿的是一條黑色裙，配上一件披紗，配上黑色羅馬涼鞋。不知道是衣服本身比較修身，還是她特意買小一號，這條黑色裙很能突顯她的纖腰，呈現出一種曲線美、流線美。然而，卻不落於淫邪的性感，反而帶有一種獨特個性的搖滾味，頗為有點野性。

平日，晚上六點多，街道上沒有太多的行人，商場裡面也冷清清的。彷彿這個世界，只剩下我跟她一樣。我們走進商場，誰也沒說一句，如此沉默，雖不尷尬，卻有一種奇怪的氛圍，就像一首很平靜而旋律亦很優美的音樂，演奏者在中間，不知怎地漏了一兩個音符，又或是多出了些不協調的音階。

我開口說話了，就像打破了一層玻璃一樣，劃破了這裡不尋常的空氣。「你想吃些什麼？」

不知道是否來得太突然，她好像聽不進去，又或者她正在想些什麼，想得出神，而腳步，只是跟著我節奏走。我停了下來，她卻依舊前行，走不了數步，她好像發覺我停下來了；而我的問題，似乎也終

於傳入她的耳裡。

「其實，吃什麼都沒有所謂。」她回頭向我說，有種莫名的憔悴、無力。到底是什麼原因，能讓一個人的精力磨蝕至此？向來孤傲的我，盡力處於大眾與個性之間，精神上的自視獨立清高，讓我總算免於世間的愁苦，但既身在世間，無法不與世俗相碰。至今，我還行有餘力，不至於墮落頹廢；在她身上，我見到一絲的糜爛美。那是一種開始被侵蝕的病態美，雖然，我知道我該努力拯救這種美，卻無能為力。

「那麼，這裡如何？」我知她根本不在意食物如何，隨便望見眼前有間上海公公，便問她意見，其實，這已經不是問。

她苟且地同意了。於是我們進座，確實是清雅之座，這段時間，根本沒有太多客人。亦可算是會談之地吧。

翻開餐牌，望了好一陣，實在不知道該選擇什麼。「你想吃什麼？」我問。

她搖搖頭：「其實我沒什麼胃口，你隨便點就可以。」

「真的不用？」

「是。」

為免讓她不高興，我還是做決定，點自己那份算了。招來侍應，點了一碟上海粗炒，只是基於禮貌，我還是再問一次：「不要點別的菜了嗎？」

她搖搖頭，那個侍應本來微笑著過來，卻黑著臉走開。其實，兩個人的話，就算她也吃，也不一定要點兩個餐吧？或許也不用一定要點兩道菜吧？為什麼就好像不能共享一樣？這樣不是造成過度消費或過度浪費嗎？而且食肆利潤歸老闆，老闆也不一定會因為客人多點一個餐，利潤多了一毛錢而加薪，他只會將那一毛錢也放到自己口袋裡。

「你好像消瘦了啊。」哪裡有什麼消瘦，她原本就已經很窈窕，憔悴倒是真的。

「用不著誇我瘦了。」

一片沉寂。這一天的見面是不是錯了？我跟她彷彿失去了互動能力一樣，我無力說話，她亦無意開口，只是對望，卻又尷尬，視線隨即移開，又對望。不一會，那碟上海粗炒來了。

為了消去這種奇怪氣氛，我立即夾了些麵條到碗中，慢慢吃起來。「這個粗炒的份量還真是多，我一個人肯定吃不來的，你也食一點吧，晚餐不食一點東西不行的。」

「好吧。」不知道是因為肚餓，還是因為尷尬，她也酌量夾了一些，吃起來。

吃得差不多的時候，我想該是時候談談那件事了吧：「其實.....你.....」

未待我說完該說的話，她已搶在我前面說了：「好吧，我告訴你。」

我停住了筷，她徐徐講起來：「早前，也就是一個星期之前。我跟一班朋友去玩。回家的時候已經很

晚，有個頗要好的朋友說駕車載我回家，我也很信任他。然後.....我也不好意思拒絕，於是上了他的車。可是.....可是.....因為已經很夜，我又很累，於是.....於是我.....睡著了.....。醒來時.....」

她說得很冷靜，完全不像是她自己一樣，平鋪直敘地正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樣；反而我越聽越心驚膽顫。其實不必聽得完全，都已經猜到大概發生什麼事。只是，我的嘴巴竟先於我的腦袋運作！我完全像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問了一句幾近雪上加霜的話：「那麼最後沒事吧？」

她笑了笑：「當然沒事。我掙脫逃掉了。只是一直都很恐懼，讓你擔心了，抱歉。」

這一刻的我，完全沒看出她笑容的虛偽，那是假笑冒充真笑。日後回想起來，才知道這微笑背後的苦澀。我也沒理由多加懷疑，只好說：「那就好了。要小心點，提高危機意識，例如提防一下我！」

她卻像沒有把這句話聽到耳裡，整個人發呆得出神，不知那縷思緒飄到哪裡去。「我們走了，好嗎？」

她這才回過神來，點點頭。

然而，自這天起，我與她完全失去聯絡。

第五回

她沒有回信已經超過一個月，我原本熾熱的心，已經冷卻掉，整個人像跌落寒冷徹骨的深淵一樣，再也不會回到水面上一樣。周圍只有空洞、寒冷、空洞、寒冷、空洞和寒冷。

照鏡的時候，我還是那個我。旁人卻說我兩頰瘦得凹進去了，雙目旁黑黝黝的，還在開低級玩笑：「你是不是卡數太多？」、「你每晚召妓嗎？」唉，還真是他媽的低俗。也偶爾有比較正常的問候：「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？」對，但卻無從說起，也不想跟你說起。你不就只是好奇，想知道什麼事而已，真的關心我嗎？呸。我心中默念。嘴巴上卻回答：「沒事，只是熬夜過頭罷了，我也不覺得自己哪裡有問題。」

開始越來越沉默寡言。一臉肅穆，像化成了喪屍，人見人怕，任誰都不敢來跟我搭訕。但是，有一個人例外。那是在上課時，在演講廳，不知因由突然坐在我旁邊的女生。上了這麼多節課，我印象中沒見過她的臉，但她卻忽然坐在我旁邊，有什麼意圖嗎？不想理，好煩人。

她遞了一張白紙過來，我斜眼瞄到上面寫著：「你好啊！」，句子旁邊畫了一個哈哈笑表情。可是我裝作瞧不見，也不打算接過。她有點不忿氣，將白紙推過來，又再寫另一張，我依舊不接，她又再寫，我不接，她又寫.....。我有點按捺不住，怒目而視，惡惡的而又悄聲道：「你有完沒完？我不認識你，你再打千百個招呼我都不想應你！」

原以為她會很委屈地撤退，誰想到她竟然一副勝利的模樣：「你不就已經應了我嗎？我叫Sally，你叫什麼名？」

我不應，假裝聽課。見她這樣自我介紹，心中不禁想了想，有人說過，在認識朋友之時，會介紹自己全名的，就只有小學的時候。那是理所當然，一年級入學，衫上面掛著個名牌，想別人不知你全名也難！但交心的摯友，往往都會叫喚你的姓名，雖然你很想揍他一頓，但你卻會選擇比他更大聲喊他的全名來報復。

她見我不應，我想這時她自討沒趣，應該不會再煩擾我，豈料她竟然使出一陽指，手執起一枝筆，趁我冷不防一下戳在我腰間，我整個人彈了一彈，她見我依舊不應她，繼續戳我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好求饒：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弄了，再這麼搞你我都要出洋相了。」

「誰叫你裝酷不管我？」她還扮出一個鬼臉。這時望清楚她的容顏，不稱得上是美人，五官端正，剪了一頭短髮，像小丸子那樣的；配以那個鬼臉，其實頗為可愛，是一個頗為陽光氣息的女孩。但她所作所為就有點兒幼稚。「那麼你到底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叫我若藍。每個人都這麼稱呼我的。」

「好怪喔這個名。」

「嗯，是我寫文章用的名字。」

「原來你會寫文章，難怪像座冰山一樣，原來是陶醉在自己世界的白痴。」

我稍微有點憤怒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對啊，你們這些人只會整天滿腦子在幻想，要生要死的，都不知道在幹嘛，但跟人相處時又不見你們這麼抑鬱，真會裝模作樣。」

可惡，被說得一針見血，我竟然完全反駁不了。可是她卻將話題一轉：「算了。等會兒下課一起去食lunch？」

我原本想拒絕，卻不知怎地應了一句好，這下子想賴帳也不成了。

「Yeah，我成功將冰山劈開！」

真是個又聰明又幼稚的低能兒，我心裡咕咕著。可是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辯才，這社會口才好的人，往往都擁有更多的優勢，賣弄著語言藝術，把人玩弄於股掌之間，這些腦筋好而口才又好的人，沒有永遠的敵人，也沒有永遠的朋友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。說他們沒有真材實學又不是，說他們有深厚知識又不是，但對著他們就是沒奈何。

不久下課後就去了飯堂，我跟她之後都沒有堂，可以聊天的時間多得很。

「不妨直說，我留意了你好幾堂。」留意了我好幾堂？可是我卻從不察覺的？她是變態跟蹤狂嗎，跟蹤人卻不會讓人知道。見我神色有疑，她也接著說下去：「本來我沒有特別在意，可是近幾堂，你散發的氣場太特殊，就像一具已腐朽的屍體。我不得不留意你，我對這種活死人特別有興趣。嘻嘻。」最後的兩個嘻嘻絕對不可愛，反而讓人感到心寒。

「你有戀屍癖嗎……」

「都說你是白痴，我這個是比喻，是比喻！」她氣急敗壞地道。

「你剛才的樣子好猥瑣，你知道嗎？」

她卻猙獰地笑起來：「沒有人跟你提起過我是女色狼嗎？」說罷她一下子抓住我的手，我急急地將手縮回來：「小姐，我跟你可是剛剛才認識。」

「剛剛才認識就不可以摸你的手嗎？」

「我是指剛剛才認識，怎會有人跟我提起過你，我跟你根本素不相識！」

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摸你的手囉？」

「不是！」她的偷襲對象卻轉為我的凍奶茶，我還來不及阻止，她已經吮了一口。「喂！你！」

「這裡的凍奶茶的確很差。」她佔完便宜還在說風涼話。「你可以繼續飲啊，我又沒有下毒。」救命，我遇上了個神經病的，還要被她纏上。

「好了，不跟你開玩笑啦。來正經點的，你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？就算信奉虛無主義的人，也不至於落得你如斯田地吧？」

我不以為然：「關你什麼事，我就是愛頹廢美。你沒聽過嗎：『也許頹廢也是，另一種美』。」

她雙眼突然發亮：「原來你也是周董歌迷！」她的情緒顯得比剛才更高漲，雙手按在我肩膀，將我搖晃得快要散掉，滿地都是骨頭了。「你，你，你先住手！」

「Sorry，我一時興奮過頭。」她左顧右盼的，彷彿因為自己失儀而尷尬，但很快她又像一個錄口供的警察一樣：「你剛剛說關我什麼事，即是說，你是有發生什麼事，卻不願告訴我。我早晚會令你告訴我的。」

拜託，快讓這瘋子離開我。「什麼事都沒有，你們女人就是疑心重，愛懷疑。」

「沒懷疑過的話，那你過的人生根本不算是真的人生。」

「我沒打算跟你辯論這麼深奧的問題。」

「說得也是，你這麼低層次。」

「對啊，我只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廢物。好了，瘋狂夠了，我真受不了，再見。」

她叫住我的名字，我卻轉身就走，完全沒絲毫停下來的意思。她卻衝上來，從後將我一擁，除了我媽之外，哪有女人會這樣抱我？不得已頭痛起來。「你放開我！」事情怎麼忽然鬧成這樣，就像我是個狠心男將女朋友拋棄，而女朋友死哀求著不願放手一樣。

「不，我怎麼都不會放手。」

「快放手吧，被人看見很尷尬的啊。」幸而這頓「午飯」正值下午茶時間，飯堂並不多人，也沒多少人看到我這窘態。「好了，我跟你做朋友就是了，你快放開手。」

她真的聽話放手。「我現在撥一次電話給你，那麼你就可以找到我吧？我要回家了。」

「好吧，我再約你吧！」

第六回

「你星期六要陪我啊！」沒過一兩天，Sally就打電話約我了。雖然口頭上不容拒絕，但是我爽約的話沒有太大問題。但基於她是「朋友」，姑且陪她一下吧。但卻不知道到底要陪她幹什麼，時間、地點也沒有確實定下來。

結果，到了星期六，她還是依舊沒有撥我一通電話，甚至連訊息都沒有。哼，當初是你嚷著要我做你朋友，諸般熱情，到頭來原來只是耍我，想收兵嗎？我才不會對你上心，既然這天原本就該空閒的，我就大覺睡去。你就別要再找我了。

可是，她不僅僅沒有再找我，連課都沒有來上。直覺告訴我，她鐵定出事了。

下課後立即撥一通電話給她，沒有人接。心焦急起來，卻無可奈何。再撥一次，終於接通了。

「喂？」

電話的另一端卻十分寂靜，像是在什麼很空曠的地方，但那裡一無所有。我馬上聯想到的是鬼故，我該不會接通到陰間吧！

「喂？」那邊忽然傳來一聲厲嚎：「啊！——」到底發生什麼事，難得接通了，我可不想掛斷，可是這樣的情況讓我心驚膽顫。

「喂？」另一端終於傳來了聲音，「你是，若藍？」

「Sally？你在哪？剛剛那聲慘叫是？」

她沉默半刻，才說起話來：「其實本來沒有打算跟你坦白的。我在醫院裡頭。」

我吃了一驚：「在醫院？」

「對啊。私家醫院。你要來找我嗎？」

「好，你告訴我地址。」

記低了地址，怎樣乘車前往，我便立即出發。雖然她的聲音聽起來依然精神飽滿，但失蹤那麼多日，又要住院，連學都沒有辦法上，應該是重病吧。

到了某處，要轉一班會駛到醫院門口的特別巴士，我在巴士站等了不久，一輛巴士駛至。司機到站後，見到我似乎有點稀奇。他叫我上車等，等了三十分鐘，始終沒有其他人上車，而這個時候司機也回來了。

「司機大哥，這班車是去乙壹醫院的是吧？」

他只是點點頭，然後便開動汽車了。我望著車窗外的風景，是一棵又一棵的樹，慢慢、漸漸，由樹林叢影變成空無一物，彷彿世界上只剩這輛車在行駛，這世界上只有我和司機二人。

這時清靜下來，不禁問自己，為什麼這麼衝動，為什麼要來探望Sally？我與她不過點頭之交。這種好心眼的性格，總是改不掉，太好人的話，可是會收好人卡啊！忽然，蓉兒的臉龐慢慢地從車窗浮現出來，就像鬼影一般。我先是吃了一驚，那影像隨之而散。我再怎麼用力回想，卻始終想不起蓉兒的臉，只有模糊的輪廓，卻想不起清晰的五官。

不斷在耳邊迴響的引擎聲，此刻終於靜下來了。我環顧四周，只見車門方向，有一幢紅磚砌成的建築物。乍看來，還以為是私人別墅，它規規矩矩的，由兩部分組成，一邊是正方形，另一邊是像塔一樣的，較旁邊的正方形高出一截。司機開了車門，自己先行下車，我也隨著他後面去，慢慢走到這幢建築物旁邊。

這裡絲毫沒有醫療設施的氣味，卻是很靜。忽然，一個穿著醫生袍的短髮男人從比較高的那座建築物走過來，他向我微笑著，看他的模樣有點像吳啟華，心中不免暗笑一下。他開腔向我打招呼：「你好。」

我也回了一聲你好，他接著道：「這裡很少訪客的，請問你是……」

糟了，我只知道Sally叫Sally，卻不知道她全名。他見我叫不出名字，於是補充：「你叫病人的別稱也可以，因為這裡的病人不多，我們都大致清楚病人的一切。」

「我……我是來找Sally的。」

這個醫生似乎吃了一驚，卻又很快平靜下來：「你是她朋友吧。她在矮的那邊，在三樓的病房裡頭。因為我有事情要忙，帶不了你過去。你就這麼繞過去，到了三樓，最盡頭的那間病房就是她所住的了。」接著他便離開，又回頭：「記住，不要逗留太久。」

我應諾了一聲，邁開腳步。拉開玻璃門，原本以為會有接待處，這裡卻像是酒店大堂一樣，但一片昏暗。兩邊整齊的放著沙發，鑲嵌在牆壁上的液晶體電視沒有開。電梯也似乎沒有啟動，電梯門外放著兩個欄杆擋住。於是我走上樓梯，走到三樓。沿路都很靜，沒有見過一個護士，不知道醫護人員在這段時間休息還是怎樣。

我輕步，安靜地走到去盡頭的房間，房門半掩開著。是一間獨立病房。輕風徐來，吹動素白的窗簾布，輕盈飄曳。我看遍整間病房，卻不見人影，慢慢走進去，只見茶几上放著一個沒有蓋上蓋子的瓷杯。忽然，一陣低泣嗚咽聲響起。「不是吧，日光日白，這麼……」背後一陣寒意冒起，我慢慢回頭看，只見是穿著病人服，明顯消瘦很多的Sally。她眼泛淚光，還清楚見到臉上的淚痕，她提著個茶壺，一直哭，一直抖。

「我還以為……還以為你只是說說而已……你竟然……竟然……真的來了……」她聲音顫抖，哭得更厲害。我過去接過茶壺，將它放在茶几上，輕撫著Sally的頭：「好了，別哭了。」

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」她忽然撲入我懷裡，淚如泉湧，將我的襯衫都沾濕了，可是我不在乎。看來她真的很累，很累了，我不知不覺配合著她的簇擁，雙手輕抱她的纖腰。可是她一冷靜下來，使用力將我一下推開，滿臉羞紅的，別個頭去。

我們都尷尬著，這情形下，我不知道該如何打破僵局，她先開口：「抱歉……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。」

我搔搔頭，煞沒介事地道：「沒什麼沒什麼，我該道歉才對。」

再一次靜下來，我想，該轉一轉話題了：「對了，你為什麼在這裡？這裡又是……」

「這裡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私家醫院，而名義上叫醫院，倒不如說是療養院。收費十分昂貴，這也是這裡沒有太多病人的原因。」

「難怪這裡這麼寧靜。」夕陽西下，餘暉曙光映進病房裡，白色的牆與金黃色的陽光相映輝煌，使這蒼白、毫無生氣的病房添上一層活力。她說這裡收費十分昂貴，莫非她是什麼千金小姐嗎？

她似乎懂得讀心術一樣：「我想你可能誤會了。我不是什麼豪門子女。」接著，她走到床邊，坐上了上床。從被子裡取出一本書來。

「你喜歡村上春樹嗎？」她拭一拭書的封面，我走近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原來那是《挪威的森林》。

「不算得上是喜歡。若說日本作家的話，我喜歡太宰治。」

「喔，太宰治。」她停頓了片刻，問：「那這本書你鐵定有讀過吧？」

「我想應該很少人沒有讀過。」

「你記得裡面有一句嗎？『死不是生的對立形式，而是它的一部分』。」

「記得。」我開始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壓力，自她身上散發出來，她應該差不多該談到正題上來。

「很可笑。早前我還說你們寫作的人整天都幻想，愛裝模作樣，我卻不能脫離讀書。其實，我也很愛幻想，我也很裝模作樣。我才是真正的活死人。」

我有點疑惑，卻發不出聲。這種時候，該是她獨白的時候，我不該破壞這樣的時刻，我理應保持絕對的肅靜。

她停了半刻，繼續說下去：「我既然不是千金小姐，為什麼有資格進入這所醫院？你看我也還是可以跑跑跳跳，精神得很，對吧？」

我點點頭。她續道：「這是一種病，隨時會死的病，該說得上是絕症，還是什麼呢？其實可以醫治的，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？」

「算了。反正你不能幫助我什麼。早前給你添麻煩了，對不起。」

這個跟我早一星期所接觸的Sally完全不同，判若兩人似的。那時候我單純感覺她煩厭，不正常，卻從沒想過原來她患有重病，隨時會死。

「姚嘉麗，該時候服藥了。」這時一個護士走進來，給了她一顆綠色藥丸。她眼睛都是盯著Sally看，沒有向我瞧過一眼。待Sally服過藥後，她才滿意地離開。她就像機械人一般，沒有任何表情反應，對目標以外的人、物，都不予一顧。

「一顆藥丸就可以醫治隨時死的病？太兒戲了吧？」

她苦笑一聲，說：「對啊。這是次一等的辦法，而且這藥，也只是試驗性階段。」

我不禁怒火中燒，卻保持著冷靜：「這算是什麼啊？拿你做實驗嗎？」

「這是我心甘情願的。」她看起來，忽然好像看破生死的出家人。可是，不是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意志嗎？為什麼能以這樣輕的心態去看待死亡？

「可是你剛剛說這是次一等的辦法，那應該有最好的辦法啊？」

她怔了一怔，說：「最好的辦法是行不通的。而且，也沒有百分百保證一定能治癒。」

「你倒說得輕鬆？這是你的性命，能夠生存下去不是比一切重要嗎？」

「我原本也是這樣想。可是如你所講，這是我的性命，我自己處理就可以了。而且，你幫我已經夠多了。」

我原本還想駁斥下去，可是聽到她這句，我完全無話可說了。她態度極為堅決地要先離開，因為這裡要等巴士離開，又再轉車，耗費太多時間。可是，我知道，她是有點什麼事還有隱瞞，不想跟我講的，才採用強硬態度跟我說再見的。

「再見啦。」她還不忘露出招牌微笑，活像從未染病一樣。

「再見。」我無可奈何，於情於理，都不應該逗留太久，該是時候讓她休息一下。

我乘車離去時，滿腦子都是Sally的事，耳邊重覆響起與她的對話。可是，蓉兒的影像，忽然閃出來。於是不禁想，蓉兒是不是也抱病在身呢？如果像是Sally的情況，我又該怎麼辦？

第七回

這一個星期，上完了課，就回家著手處理Project，做論文的預備，一整個星期都風平浪靜的，有規律得讓我有點驚怕，我從來就不是這樣守規矩的人。而且，這樣的生活確實讓我悶得發慌。

這天如常回到家中，忽然間，「鈴」一聲，「你有一封新郵件」——電話的gmail提示這樣寫著。才剛剛打開收件匣，我不禁有點開始失控——無論是精神還是我的身體。

郵件的寄件者，竟然是我朝思暮想，為她黯然失神的蓉兒！郵件的內容，我一再細看，整整看了三遍有多：

「若藍：

你最近還好嗎？這樣的開頭確實有點兒老套。可是，請原諒我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寫，我嘗試過很多個開場白，但之後都寫不下去。直到現在，我終於調整到我的心情了。可以給你一個回應。

我在這裡過得很好，寧靜恬淡的環境，與大家都相處得很好。在這裡大家都不用憂慮些什麼。隨便想怎麼過活就怎麼過活，不用給人指指點點，大家都坦誠自己的心，可是，我還有點格格不入，可能，因為，我還未能完全坦露自己的秘密吧。下面是我所在的地址和前往方法，我等候著你。」

雖然不是一篇長信，我也沒有掌握到多少資訊，但至少知道她過得很好，這已經足夠了。那個地址從未聽過，但是竟然要從祥洲再轉船前去？祥洲會有船再到別的離島嗎？不禁有點質疑，正自懷疑之際，又再響起鈴聲。

「若藍：

別來，這是陷阱！」

陷阱？什麼意思？這意味著剛剛那一封長信不是蓉兒寫的嗎？還是這是別人寄來的警告？我該不會捲進什麼麻煩裡去了吧？心中不禁一寒，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郵件？

既然有地址、前往方法，不妨一試。雖然，也許會有危險，但是對於我的性命來說，蓉兒更重要。

現在天色已晚，只好明天再去。懷著急切的心，徹夜難眠，總是想著到底見到蓉兒該說些什麼好，輾轉反側，不知不覺已經早晨。

一路上路程都頗算順利，然而我卻有不祥的預感，心始終無法安靜下來，是因為太想念蓉兒嗎？經打探後終於登上了轉到另一個離島的船，那個離島叫二頭島，尋常人一般不會問到，亦很少人會去，故此不是由渡輪公司負責航班；需要問到當地居民，付出頗為昂貴的價錢他才會送我去，而且有規定回程時間，如果到了時間我還未到，船家就會回祥洲，只能用當地通訊再聯絡船家，而且還得付雙倍價錢，這個地方如此隱秘，是世外桃園，怕遭到侵擾嗎？

然而此刻我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大禍臨頭...

第八回

登陸到岸，這個島像是荒島一樣，一片荒蕪，就像看電影，主角流落無人荒島，然後又不知哪裡冒出史前生物、某些食人部族出現，然後拼命逃跑的那一種荒島。

「小伙子，記住時間，傍晚六點回程。」

我點頭示意知道了，便向荒島裡面探索。甫上岸，我就見到山上有一座建築物，只是距離太遙遠，看不清面貌，但我想蓉兒的所在地就是那裡吧，鐵定沒有錯。涼風一吹，心中不禁一寒，要是這裡隨便走隻猛獸出來，似乎都不足為奇。

這裡幅員頗為闊大，隻身一人走路，不禁有點落寞。但一想到馬上會見到蓉兒，我便不自覺地加快腳程。這裡雖然荒蕪，卻好端端的有一條路，不知道通往哪裡，讓我想起魯迅那句路本來是沒有的，人走多了，自然走出了一條路。

「轟……」汽車的引擎聲開始由遠漸近傳入我的耳內。「嗨，還真是稀客，你不是這裡的人呢。」

我搔搔頭，望著眼前這個穿著背心，體格頗為健碩的男人：「你好。」

「你懂得來這裡，想必是有人告訴你住址吧，是哪位朋友？」

「我是來找張彩蓉的。」

他臉色好像有變，但隨即又擠起笑容：「原來是來找她。來，上我這輛車，比徒步走要快得多呢。」

我倆沉默了好一陣子，直到到了那裡的門口。

「這裡就是精神療養院的門口。」只見保安亭內的保安靜靜地睡著了。

「什麼？精神療養院？」我吃了一驚，這裡是精神病院？蓉兒住在這裡？

這裡的構造與監獄似乎無異，有人看守，有鐵閘，有高高的白色圍牆，想必是防止病人逃跑的措施吧，但是那道鐵閘卻是長期半掩、沒有鎖上的狀態。

「原來你不知道嗎？好了，邊走邊講。」他領著我下車，往鐵閘內的世界走去。

剛進鐵閘，這裡似乎以中心的噴水池為界，劃分東南西北四區。這裡都以白色或暖系顏色為主調，地磚、房子都是一式一樣，給人一種莊嚴的感覺，但是異常地靜，甫進來這裡我的身心就放輕鬆多了。

「原來彩蓉就只通知你這裡的地址，卻沒有講及太多自身。」我故意不提第二封信件的內容，畢竟不知對方底細，我亦不知道那郵件的內容意思。他靜了一靜，忽然大笑起來，這像典型的動畫內的大叔，不太討人喜歡。「對了，我還沒自我介紹，我姓吳。」

「我叫若藍。對了，除了你，這裡還有其他的工作人員嗎？」

「工作人員？哈哈，你誤會了。我才不是什麼工作人員。」

我不禁奇怪：「你不是工作人員？但是你怎麼可以駕車出去？」

「這裡每個人每天都有指定工作，我剛剛的工作是去砍木，於是要駕車出去。」

現在廿一世紀，還要砍木？他似乎看到我疑惑的眼神，又補充：「砍木其實不是有什麼實際用途，不過是一種工作，是工作。當然木材可以用來煮食——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，通常我們都是去飯堂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但是就沒有像醫生之類的工作人員嗎？」

「你怎麼這麼死纏爛打，我說沒有就沒有了。除了保安之外，大家都是這裡的朋友。」

我還是覺得很奇怪，正想他給我進一步說明的時候，他卻搶先講話：「不要問了，我帶你去找她。」

「你知道她住在哪間房？」

「當然，不過現在她不在房裡。啊，忘記了規矩。順便去保安亭那裡登記，在那裡等彩蓉吧。」

「好的。」折返回頭，保安亭的保安還在熟睡，吳先生輕輕拍醒他。我簡單自我介紹和表明來意後，吳先生就說先回房去，我就坐在保安亭旁邊，等待蓉兒回來。原來這個時候，蓉兒要到溪澗邊洗衣。差不多一點，到午飯時候了，蓉兒也捧著一籮衣服回來。

她看見我，先是吃了一驚，我立即衝上去想抱她一下，可是她卻向後一退避開了。「這.....這不太好。」

我趕忙道歉：「抱歉，看見你我心情太亢奮了！」

她垂低頭，很害羞地道：「我.....我也是.....」

我也想不出有什麼話來，她又開口：「我先去做完手頭上的工作。」她舉一舉手中那一籃衣服，繼續說：「你在餐廳那邊等我好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「你知道餐廳在哪裡嗎？這裡近入口的是南區，是辦正經事或食飯的地方，右邊第二間就是飯堂。等等見。」蓉兒說罷便急步離開了，她給我的感覺好像換了個人一樣。我望著蔚藍的天空，飄搖的白雲，不禁發出輕歎，「總算再次見面了.....」，徐徐再次進入白色圍牆內的世界。

進入飯堂，這裡的燈光頗為昏暗，正值午膳時間，這裡已經人頭擠擁。他們好像沒發覺我的存在一樣，我彷彿如空氣一樣被抹殺掉。我望到了吳先生，他也望到了我，但神情十分冷漠，像是從來沒與我接觸一樣。我越覺得這裡詭異，但我就坐在這裡，等待蓉兒前來的救贖。

每一秒都像一年那麼長，老了好幾十歲，好幾百歲，而蓉兒終於來到，坐在我的對面。

「你餓不餓？」她問。

「還可以吧。」

蓉兒語氣略重地說：「什麼叫還可以，不餓還是餓？」

她忽然這麼強勢，我有點不知所措：「呃.....嗯.....」

「不管你了。反正我是餓了。我幫你點一份餐吧。」她還未說完便離座走遠，我還趕不及說聲謝謝。

飯來了，都是素食。青菜、白飯、豆腐、薯仔之類，雖然平淡，但入口卻出奇地新鮮好味。我吃得津津有味，蓉兒開腔作解釋：「這裡沒有肉類提供，蔬菜都是大家種田的作物。假如遇上節日，像早前中秋節，便會有魚塊吃。」

這時我才看清楚蓉兒的面龐，與我日漸模糊的印象，似乎已經相去甚遠，我甚至好像不認識這個人。不知道是不是清茶淡飯的關係，她整個人變得瘦削了，比以前那種清瘦還要瘦得厲害，但是看起來卻強壯了，雙眼時而澄明，時而混濁，真的猜不透她內心在盤算什麼。之前她總是愛斯文打扮穿裙，這時她卻只穿了普通的襯衫，下身穿一條牛仔褲。

她繼續自顧自地說：「在這裡我真的生活得不錯，無憂無慮，人人都保持一種樸靜純真的心。默默地耕耘、默默地付出，然後收回應有的回報。不需要與人競爭，隨心所欲過的生活，悠閒得很，我，喜歡。」

我始終心不在焉，這裡的氣氛環境，我完全格格不入，彷彿只有我是異類。雖然是飯堂，但絲毫沒有嘈吵喧鬧的聲音，只有碗筷摩擊之聲，蓉兒的聲音在這裡格外的動聽悅耳，但是我卻沒辦法將她的說話聽進心裡。這時，吳先生卻走了過來。

「彩蓉，你的朋友好像還未適應這裡的環境呢。」

蓉兒對吳先生的說話，彷彿沒有聽進耳去，還繼續自己說：「在這裡生活很有規律，我身心都得以放鬆。但不知怎地，我好像.....」忽然她說不下去，也許是吳先生的話語終於傳到她耳朵裡去吧。

「沒關係，繼續說下去。」我試圖克服這裡的詭異環境，吳先生聳一聳肩，一臉輕鬆、像在說「ok」的表情，然後便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
「我剛剛說到.....」她雙眼彷彿充滿恐懼，不知道回想起什麼，一直抓自己的頭髮。這時吳先生迅捷地走過來，捉緊蓉兒雙肩，將她扶起，細聲地跟我說：「跟我出來，在飯堂裡無法使她冷靜。」而周遭的人群，卻好像看不見蓉兒的崩潰，繼續吃飯。

甫出飯堂走了幾步，吳先生便大喊：「張彩蓉！」幾乎將我耳膜都震破，這時只見蓉兒雙眼好像尋回焦點，從記憶中回到現實。

「我.....我剛剛又.....」說罷她不禁流出淚來，雖然她身體看起來強壯了，但那絲侵蝕她的病態美越發擴散，好像她很快就會因病而死一樣。我實在不知道該做些什麼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。

「沒事的。你已經好多了。」吳先生溫柔款款的，跟剛剛前來的路上，我初次遇見他，還有剛才喊破喉嚨的粗漢模樣完全是兩個樣。他轉身對我說：「彩蓉的精神狀態其實不太穩定，我剛才因為擔心你而打斷了她的話，抱歉。」

他這番道歉反使我內疚起來，要不是我對這環境的不安，吳先生也不會過來，蓉兒也不會這樣失態，歸根究底都是我的錯，但吳先生卻一力承擔了。「不，這是我的錯。」

「殊，這不是爭論的時候。坦白講，其實我是這裡的『醫生』，但為了不分區別，大家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處。這樣對『他們』會比較好。」

這時蓉兒開腔了：「對，這裡很平等。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？」

她環顧四周，欲言又止：「沒事。」

吳先生微笑著：「好了，飯吃過了。彩蓉下午沒有事要做，你們好好相處一下吧。」

我本來想拒絕，因為在這裡，我跟蓉兒根本無法正常溝通，總是不知道為什麼覺得疙瘩。但是見吳先生誠意款款，盛情難卻，於是應諾了一聲。

「獨處時候不要做壞孩子啊，哈哈。」吳先生臨離開之前還不忘調侃我倆一番。只見蓉兒垂下頭來，滿臉羞紅。

「走吧，這裡風很猛。」

「的確，現在雖然是秋天，但這裡的涼風卻很猛呢。」

「據說到了冬天還會更冷。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？」

「沒事啦。」

「其實這裡四面都有圍牆，為什麼風比在外面還要更強呢？」我笨拙地轉移話題，但蓉兒似乎不太在乎這一點。她走在前面，說：「我送你走吧。」

「嘎？」送我走？不是要好好相處一下嗎？我心裡疑惑。

「你這個笨蛋，就叫你不要來，還是要來。」

「換言之，第二封電郵才是你發出的嗎？」

「可是你已經來了。」

「我已經來了，那就不要這麼快離開，我捨不得你。」

「傻瓜。」她回頭苦笑一下，續道：「再捨不得也要離開，你看我這副模樣，沒救了。」

「你才是傻瓜。」我還未說完話，她又搶在前頭：「我心裡很清楚，這裡是精神病院，我壞掉了，修理不了。縱使這裡如何將我們當作正常人看待，我們始終是不正常的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？一定有辦法的。」

「你不能拯救我，我心裡清楚得很。」

「但……」

「如果你堅持要逗留，我不會阻止你。好吧，就讓你到我房間吧。這也許，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。」

「絕不會的。絕不會是最後一次。」

她沉默，寧靜的四周，響起的只有秋風的呼聲，我倆一前一後走著，一直沉默，一言不發的，往蓉兒的住處前行。

第九回

這裡的房子都是獨立形式的，來到蓉兒的房子，很樸素、很乾淨、很整齊。一般的家具、家私齊全，她打理得這個房間一塵不染，有點難以置信這是女生的房子。當然，這裡是療養院，也許有所規定也說不定。

她見我有點出神：「怎麼了，這裡很奇怪嗎？」

我搖搖頭：「不，你房子很整潔，感覺好舒服。」

「東西不齊整的話，我又要混亂了。」她微笑著，雖然笑中帶點苦味。

「你家裡也是這麼整潔嗎？」

「當然，這是習慣。」她走到沙發坐下，叫我也過去坐。

「首先，想跟你道歉，對不起。這個島、這間療養院，鐵定讓你感到非常不安、混亂。因為你是正常人，你不知道這個島的存在是應該的.....」蓉兒變得客氣起來，沒有以前那種佻皮、毒舌，也許她根本沒有心神再花在這些工夫上。

「不，我感覺很自在、很舒適。」

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：「別說謊了，在飯堂時你不就是非常恐懼不安嗎？我感覺到的。」

被拆穿了，我尷尬地點點頭：「抱歉，我.....我的確.....」這時她伸出玉指，貼在我嘴上，示意我不要說話。

「沒關係。你能夠來到這裡，我能與你再會面，已經很滿足了。」

我一時三刻也想不到說些什麼，她轉身走入房間，拿出個結他。有這幾秒的空檔時間，我才想得出該說些什麼話來：「要是你想的話，我每周都能抽空來到這裡。」

她發怔了，抱著結他，像在考慮我所說的話。「不用了，就這麼一次見面好了。」這就是她的答覆，有必要那麼絕情嗎？

「想聽我唱歌嗎？」她開始調弦試音。

「沒有理由拒絕吧。」

她嘻嘻笑了兩聲，說：「忘記我吧，我不想再活在世上。」

我心裡不禁一寒，很激動：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我不想再活在世上。」

「你難道.....有自殺傾向？」

她笑容顯得很虛無：「不。只是不想再活。」

我心情稍為舒緩：「那還好，要是你死了的話.....我也不想活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她雙眼忽然炯炯有神。

「真的。」

她一邊繼續調弦試音，一邊說：「那麼，請你殺了我吧。」

我完全不懂得反應，不是我聽不到她說什麼，她一字、一詞、一句，都清清楚楚傳入我的耳內，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所聽到的：「你剛才.....說什麼？我不明白。」

「我，請你，殺了我。」她故意慢吞吞地說，讓我再找不到藉口說聽不清楚。

「你在開玩笑吧？」

她卻滿臉笑容：「好了，來唱歌吧！我只懂得流行曲喔，別取笑我！」

結他聲徐徐響起，她彈結他真的有一手，以前在Facebook還見到有個女生喊她師傅。她唱了好多好
多歌，像是《錯的人》、《聽海》、《會呼吸的痛》之類。「這首是《我們就到這》，給你臨走前的
道別。」

音樂響起，歌聲響起，我在這裡聽著她演奏歌唱，猶勝於上天堂。到了副歌，「對的錯的，做了選擇
，故事說到這，只是過去的甜蜜太過深刻，要多久，才能夠褪色。好的壞的，做了選擇，我們就到這
，縱然會難以割捨那又如何，說好了，這個時刻，不互相指責」她眼中泛下的淚水如珠，聲音逐漸沙
啞，我也溢出眼淚，一下抱住了她，來了個擁吻。

「夠了.....這樣就足夠了.....」她滿臉淚痕，放下了結他。這時候我們都是笑中有淚，這首歌用作離
別，的確很適合，但我卻絕不想我跟她的故事來到這裡就完。

「我.....我再來找你。」望望牆上掛鐘，已經四點半。極短的相聚時刻，實在不捨得離開蓉兒。

「你剛才難道沒聽得明白，我們就到這好了。」

「不，因為我愛你。」不知哪裡的勇氣，我竟然將這句話說得很流利。

「你真傻.....」

突然感覺好熱，出面又傳來一陣喧鬧之聲，我和蓉兒的世界，就這樣被外面環境所打破了。「發生什
麼事？」她拭去淚水，臉上還有淚痕，眼睛都紅腫了。

「一起去看看。」我拖起蓉兒的手，未走到門口，只見一陣濃煙傳入來。再望向窗外，只見紅焰飛天
。

「怎麼會這樣的？」蓉兒極為驚慌。

這場火，大概是針對我而來的。我心中這麼想。我與蓉兒被困於這個被火勢包圍的屋子裡，根本無法可逃。

蓉兒開始碎碎唸起來：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……」

「哪個他？」可是蓉兒根本對我不理不睬，應該是驚嚇過度了。

「喂！你們沒事嗎？」隱隱約約聽到吳先生的聲音，可是濃煙嗆喉，完全無法回應他。

「完了，真的可以死了。」蓉兒甩開我的手，坐在沙發上，完全沒有逃命的意思。

我過去再次牽起她的手，說：「現在還不是放棄生命的時候，火勢未算猛烈，快點衝出去。」

她卻說：「你不是說好要與我同生共死嗎？」

「不是這個時候！」我著急起來了。

「不是這個時候，又要等到哪個時候？」

我越發焦急，再不逃就沒機會逃脫了，根本不想在這裡跟她爭論。我強行拉住她，她的身體卻軟倒下去。「喂，蓉兒，你醒醒。」看來她已經吸入太多濃煙，沒有辦法了，只能抱起她走。

這時門口傳來「砰」一聲，吳先生破門而入，對著我喊：「來，快逃！」

我走到出去，開始感到暈眩，放下了蓉兒，我也軟癱癱的倒在地上，只見四周圍都瀰漫火光，看來不是針對我而來的吧……

「你醒醒，喂，若藍，你醒醒啊！」

逐漸一片漆黑，聲音也漸漸聽不見，我就此昏厥過去

第十回

「蓉兒.....蓉兒.....蓉兒！」張開眼來，怎麼都是藥水味？這麼寧靜？我在醫院？

「都叫你不要看那麼多小說，一直喊什麼蓉兒蓉兒。」老媽子坐在我旁邊，一臉憂心。

「媽.....嗚！我怎麼在這裡？」一回想到底發生什麼事，我便頭脹欲裂。

「還以為你去了哪了，幹嘛一個人去祥洲？然後又在海邊暈倒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危險的？」

在祥洲？海邊暈倒？好像想起了些什麼，我到底到那裡幹什麼呢，好像是要去找蓉兒，但是，不行，頭好痛，好痛！

這時候醫生正好巡病房，見到我醒來便過來問問情況。

「你知道自己是誰嗎？」

「藍若君。」

「這邊這位是你的誰？」

「我媽媽。」

他在那塊版上繚了幾筆，滿意地點點頭向我媽說：「你的兒子應該沒什麼大礙。他應該是遇溺缺氧，幸好有人及時將他送院。再觀察一下，今晚或者明天出院吧。」

「謝謝醫生。」

「媽，這裡不是祥洲吧？」

「情勢危急還能帶你去哪裡，這裡有醫院當然送你去最近的啦！」

我靜了下來，我一定是發生了點什麼事，不可能無故遇溺的。而且遇溺這件事還說不定不是真的。我不會游泳，不可能無故到海邊又遇溺的。我越想，頭越痛。

「在想什麼？」

「沒，沒什麼。」

「神經兮兮的，都不知道你在幹什麼。」

「放心啦媽，我沒事的。」

她看來沒那麼擔憂，這我也鬆一口氣來。

「你在這裡休息一晚，明天才辦出院手續好嗎？」

我想了一會兒：「也好，我也需要休息。」

「那我回去了，幫你帶來了替換的衣物，你自己看著辦吧。」什麼時候都說母親是最偉大的，一切都照顧周到，無條件的愛。

「好的，路上小心啊媽。」

我放鬆身體，望著白色、冷板板的天花板，疲憊的身心，眼皮漸漸無力，閉上眼睛，又漸漸進入夢鄉。

四周圍是一片火海，我望著躺在我身旁的蓉兒，氣若浮絲，好像命懸一線。熊熊烈火將這一帶都燒得光禿禿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我意識漸漸迷糊起來，只聽到「蹾蹾蹾蹾」的聲音，一股很強的風壓，蓉兒就這樣被人帶走了，去哪裡了？那是？直昇機？

「喂，小子，你醒醒。」吳先生一直呼喊著我，我卻一直無力起來。

「這貨不用理會他吧。病人都疏散了嗎？怎麼會起火的？」一把蒼老的聲音傳入我的耳裡。

「這個.....也正在調查.....」

「哼。還好我女兒沒事。這裡看來已不適合我女兒療養了，以後要不要經營下去就看你們自己吧！」

「可是.....可是.....張先生，沒有你的資助.....」

「我管你！怎麼會起火也不清楚！我實在不允許這裡的保安那麼差，連這種人也能夠混進來接近我女兒。」

「他可是你女兒的朋友.....」

「閉嘴，消防隊到了。我要先走了。這裡的事最好保密，哼。」

「等等！等等！」

真是個奇怪的夢，不。這是真的。蓉兒被他父親接走了，我經歷了場生死大火！我張開眼睛，額頭滿是汗。望望牆角的鐘，現在已經傍晚六點了。

「剛才的應該不是夢吧.....」我坐起來，還不是很清醒，這時候卻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「若藍。」是把熟稔的男人聲音，大概.....。

我望望病房外，確實是他——吳先生。

「你好。」

「你好。」他露出一絲苦笑，緩緩走進來。

「不阻礙你休息嗎？」

「我沒事。對了.....」

我還未有開口，他已經搶先說話：「在島上的事因為要保密，所以請醫生向你媽撒了個謊，抱歉。」

「這個我依稀有點印象，我總不可能無端端遇溺吧。」我哈哈的笑了幾聲，但吳先生的臉卻嚴肅起來。

「沒錯。」他停頓了半刻，又再講下去：「雖然你才剛剛轉醒過來，應該讓你休息一下，但是我想知道，那場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你有沒有注意到些什麼不對勁的地方？」

「這個我也正想問。當時除了我和蓉兒那裡起火，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起火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而且我們那裡是最後才燒起來的？」

「好像是這樣。」

我靜默下來，思索了一會兒。「那麼，吳先生你跟蓉兒的父親熟不熟悉？」

「也不可以說很熟悉，但張先生是資助我們療養院的主要人物。」

「其實我很少聽見蓉兒提及家裡的事，她跟她爸爸之間.....」

「張先生很著緊這個女兒，但是彩蓉好像不太喜歡她爸爸。」

「可是她爸爸接了她回去，對嗎？」

吳先生猶豫了一下，好像領會了我的言外之意：「不，這個不可能。」

「那事件的起因你們有調查到嗎？」

「沒有，哪個人都不承認有縱火。」

「那麼我所推敲的是最有可能的。但是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.....」

吳先生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罷了，不要說了，我不太相信有這個可能。」

「那麼，其他病人怎麼辦？」

「都送去其他的精神病院了，老實說，我有點擔心.....」

「這個我當然理解。」說到底，我最擔心的還是蓉兒。送送飯菜的嬸嬸來到了這個病房。

也許吳先生見晚飯時間到，又也許他想說的話已經說完，便起身道：「謝謝你。雖然這次事故原在不

在你，但是或多或少，你都被牽涉在內。那麼，請小心點，我先走了。」

我笑著跟他說再見。可是對那句「請小心點」很在意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之前前去找蓉兒時，心中也有點不安的感覺。到底是怎麼樣的陷阱？蓉兒一早預見會發生這場大火？不想再活下去.....，這場火，其實是她幹的嗎？不，不可能。是她父親？雖然我適才開始這樣推想，但作為父親，終究不會輕視自己女兒的性命吧？到底是什麼事？

我吃下一口飯，嘗試整理這凌亂的思緒，卻似乎越理越亂。到底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我拿起電話，上面顯示：「一封未讀訊息 —— 蓉兒」

第十一回

「抱歉，再見。」這四個字，是蓉兒留給我最後的說話。可是我終究不相信這是她本人所發的，之前的兩則訊息已經讓我混亂起來，到底誰要讓我跟她碰面，又為什麼想借這個機會燒死我兩個？又或者是想燒死我？但最後又為什麼我會獲救？太多太多想不通。

離開了局促的醫院，我知道現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要找到蓉兒，可是電話既接不通，訊息她也沒有再看過一眼，上線時間永遠停留在她最後發出訊息的一刻。我想寫封完整的電郵給她，卻總是下不了筆。

這霧團太神秘，我捉摸不到，也無從整理思緒。每次她的離去總是那麼匆匆；每次與她相處總是那麼夢幻；這一切就當成發了一場夢吧？不，我要去找她，但到底要如何找她？

天好像感應到我的心情，陰雲密布，下起大雨來。我坐在離開祥州的船上，搖搖晃晃，周遭白茫茫一片，冷雨狂灑。

「小伙子，你不舒服嗎？」

我望著鄰座的大叔，也許是我那失焦的眼神讓他擔心吧；又也許是我臉色差？我微笑著搖搖頭：「不，我沒事。」

「看你神色那麼差，以為你暈船啊。」

「謝謝關心，我真的沒事。」我感覺我的臉很僵硬，實在很難擠出笑容來。

不一會，船便走出這片白茫茫的霧海，天空也漸漸放晴起來，是局部地區性驟雨吧。事情好像告一段落，又好像還未完結。才剛下船走出碼頭，正想撥個電話給母親，卻有人喊住我的名字。

「若、藍！」

不用看，只聽聲音，我知道是她。不是蓉兒，是她。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這句話我問你才對，到祥州去幹嘛？」

「這、……」我不知從何說起。但她的鼻子卻好像很靈敏：「咦，好大股醫院的氣味，你去探病來？」

「這樣你都嗅得到？」

「我可是醫院常客啊。」她一副堅強的笑臉，真難想像早前她在醫院裡面，那副軟弱的模樣。

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腦海裡轉過無數種念頭說法，但我不是擅於說謊那種人，她見我沉默這麼久，便開口說道：「說謊的人，可是要吞一千根針，一萬根針喔。」說罷嘿嘿地奸笑起來。

「我沒有說謊，我何必說謊.....」心中那種不安感頓然消除，不知怎地每次都被她的氣息感染，連我都弱智起來。

她「撲」的一聲笑出來：「你唱得真難聽。罷了，你不說我也猜到個八、九，你這一袋是替換衣物吧。」

她的腦筋真好使，我真的對她沒可奈何：「嗯，你好聰明啊。」

「本來就覺得你孱弱，不過怎麼去到那麼遠啊？」

我又再沉默起來，回想起蓉兒、療養院、火災.....她卻打斷了我的思緒：「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不想說就罷！」

「那你又怎麼在這裡？」

「我也不想說——見是你，姑且跟你說吧，我是來散步的。」

「散步？」

「對啊，怎麼你好像覺得好奇怪？」

「想不到你有這樣的習慣而已。」

她稍微有點不悅：「別以為你的世界是全部人的世界，將你的眼光擴闊點，這世界千千萬萬種人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品味的，可不是說看法國電影喝一下紅酒就是中產的。」

我尷尬地笑了兩聲，她說道：「好了。想來你也沒事做吧。陪我去食飯？」

「也好，但是我想先回家。」

「當然，要不然你這一身臭味跟我走在一起啊？你先回家吧。」

我拿起電話撥給母親：「媽，我回來了，但是今晚我出去食飯。」

「才剛剛出院，又出街？」

「遇見個朋友，所以.....」這時Sally卻在我身邊叫喊：「Auntie你好！我要借你的寶貝兒子一晚，可以嗎？」

電話傳來我媽的聲音：「哦，原來是去.....明白了明白了，你就去罷。」

「但是我先回來一下.....」

「好吧好吧。」我還來不及說下去，她已經掛線了。老實說，有時候媽的語氣真的讓我摸不著頭腦，她是不滿是發怒，是高興？我真的搞不懂。

「伯母真的通情達理，嘿嘿。」這個女人更讓我摸不著頭腦，一時很軟弱很憂鬱；一時很開朗很調皮

· 這種讓人捉摸不透的，與蓉兒那種神秘、抑鬱卻又兩回事。

「你怎麼忽然說出些容易讓人誤會的話？」

「兇我了，惡巴巴了，哼。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囂張了。」

她每次說話都讓我無言以對，迴避又不是，說謊也不是。「你每次都裝啞巴，裝啞巴就算你最厲害！」

「不.....不是這樣的。」我試圖轉移話題：「但你不是在醫院正在試藥嗎？」

「經過觀察，我沒有產生太大的副作用，所以醫生同意讓我出院，每天自己按時間服藥，當然，他們會像蒼蠅一樣，每到服藥時間就打一次電話給我。每天困在那間房，我都快要瘋掉了。」

「可是.....」

「不要可是了。你快點回去，再跟我去食飯吧。」

「好的，那麼電聯吧。」

「see you。」她微笑著揮揮手。

我轉身離開，可是我察覺到她微笑的臉上，神色其實有點不妥。剛剛一抹而散的不安感，又再湧上心頭。

第十二回

Sally二話不說的，領著我進入一間快餐店，找個偏靜的二人座位坐下來。這時人流還不算多，環境也相對寧靜。

「我還以為你想去什麼餐廳，竟然會來快餐店。」

「很稀奇嗎？我可不是港女。」她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
我自覺失言，連忙說聲不是：「對對對，我不對。」

「那這頓飯你請客吧。」

「喂喂，你真是老實不客氣啊。」

她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，眯起眼睛：「什麼？我聽不見，看不到啊，什麼？什麼？」

「好了好了，真的拿你沒辦法，我請客就是了。」

她露齒地笑起來：「這才是嘛，當男生要豪爽一點！而且我已經很愛惜你的荷包了。」

「這世界你最好了，好了沒？」

她嘴角上揚，擺出一副厭惡表情：「哦，敷衍我了，給說話我聽了.....」

「才沒有.....」我一副喪家犬的模樣，實在拗不過她。「那麼你想吃什麼呢女王大人？」

「呵呵，算你識趣。點一個火鍋餐好了。隨便你喊吧，但是我要有魚滑的。」

「好吧。」我走到餐牌前，把全部餐牌都看過一遍，這才由不得我選擇呢，要有魚滑的，就只有那一個餐啊，你耍我啊？

購票後我回到座位那邊，也許她知道已經成功耍了我一把，嬉笑著道：「怎麼樣，喊了什麼，我要吃魚滑啊！」

我沉默地望著她，五秒.....十秒.....，「噗噗噗噗.....」她忍不住笑了出來，我也跟著一起笑，說：「你真蠢感啊你。」

「哪有什麼蠢感，你第一次來這裡吃火鍋？」

「哼，我會記住的。」

「其實看你這個樣子，也不像那麼蠢啊，不行，快笑翻我了。」她還一直在笑。

我起身欲走，她叫住我：「喂，你不是這麼小器吧？」

我揚了揚手中的單據：「你看不到顯示屏嗎？」

將鍋捧了過來，待人幫我們點了火，便又再聊起來。「你身體沒大礙了吧？」我還未問她身體怎麼樣，她反而先問我。

「沒什麼了，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別擔心。」

靜默下來，我也不好意思開口問她現在身體怎麼樣。她也許正在想其他話題吧，才久久不出聲。一會兒，湯燒開了。「好，動筷。」我移開鍋蓋，想將牛肉都倒進去，她卻阻止我：「你傻的嗎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牛肉那麼快熟，你全部倒下去，不就要將它們都涮到老了？那麼還好吃嗎？先下其他，牛肉自己涮！」

「原來還這麼講究啊？」只好放下牛肉，將丸類都倒進去。Sally自己動手，將魚滑刮出來，她盡量平均的刮，刮出了四塊。「嗯，每人兩塊，但是我要吃三塊。」

「喂喂，你前後矛盾啊？」

「沒有啊，很合理。」

「哪裡合理了？」

「我喜歡吃魚滑，所以我應該得到全部魚滑。但是我小心地將它分成四塊，想與你分享，所以我吃三塊很合理啊。」

「這樣不公平啊。」

「那麼你喜不喜歡吃魚滑？」

「也不是太喜歡……」

「那麼我原本該吃四塊，卻只吃三塊，你還說不公平？」

「你對……你對……」

她夾起了條脆皮腸，咬了一口，又補充道：「況且，這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所謂公平，這只是弱者、失敗者想要爭取不屬於他們的東西，而搞出來的一個詞語而已。」

我想反對，卻想不出什麼理由來，只能點頭認同。她見我不在這話題上糾纏，也不再說下去，望著那個鍋，漸漸出神。

「Sally？」

「呃，我說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喜歡海嗎？」

「我沒有什麼感覺。」

「有人說，海、地孕育萬物，海是萬物之母，地是萬物之父，你認為呢？」

「嗯，如果是海的話，我想到的是水是生命之源。」

「你也沒有錯。那麼，你覺得紅顏是禍水嗎？」

心裡面感到莫名其妙，Sally每次都是這樣，忽然間就換掉了一個人一樣，就跟蓉兒一樣，讓人捉摸不透，該死的，怎麼我又想起蓉兒來？

「為什麼紅顏就一定是禍水？」

「你這麼說，即是你不認同吧。那紅顏薄命，你又有什麼想法？」

喂喂，亂七八糟的對話，我不能再被她牽著鼻子走，什麼海，又水，又女人，到底想說什麼？女人真讓人摸不著頭腦。

「其實，你想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她笑得很牽強，又補充一句：「那麼，到底你喜歡海嗎？不許模稜兩可。」

「我既不喜歡，也不討厭。所以我才說我沒有什麼特別感覺！」

「我就最喜歡海了。海風吹過來好舒服，又一望無際，聽著它起落的聲音.....」忽然她又靜了下來，默默地進食著。

「所以你散步才選擇走到海邊？」

「嗯.....」

又一次沉默下來，但大家都沒有刻意再挑起什麼話題，只是慢慢地、靜靜地吃，所謂的尷尬氛圍，完全沒有。將烏冬、日式魚蛋、菜等等都吃過後，桌上已經杯盤狼藉，我們都撐飽了肚子。

「想要回家了嗎？」我問。

她搖搖頭：「不，再陪我走一段路，散一散步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走到街上，本來熙來攘往的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走進一些窄巷小徑，走到杳無人煙的道路。她走在前頭，我跟在後面，誰也沒有說一句話，直至走到這個時候，她忽然開口：「喂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一直跟在後面，為什麼不跟我並肩走？」

「這.....這也許是習慣吧，我不慣與人並肩走。」

「那麼我請你步伐快一點，與我一同走，好嗎？」

我加快腳程，與她並肩在一起，看著她的側臉，不知怎地竟然有點心動。她笑了笑：「希望下次陪我散步，你不需要我提醒吧。」

「好，我不會再落在後面的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忽然，汽車的引擎聲在身後響起，而且那輛車應該非常高速行駛！我回頭一望，只見那輛車正在衝撞過來，我拉著Sally跑起來，只不過數步，只聽到很大聲的煞車聲，再回過頭望，那輛車剛好停在我們兩人剛剛的位置，這是故意的嗎？我抹了一把冷汗，再望望Sally，她顯然嚇壞了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我看著她受驚的模樣，雙手搭在她肩膀上，試圖讓她冷靜下來。

「沒.....沒事.....」

我讓她挽著我的手臂，回頭望望那輛車，另一隻手拿著電話，心裡正在想它會不會再撞過來，同時與Sally一直向前走，前面的轉角處就是通往屋邨的樓梯，它總不成駛過來吧。

這時車裡的兩個人卻下車，一男一女，男的粗聲粗氣叫嚷道：「喂，你們沒事吧？」

Sally聽到他的叫嚷，也許還未害怕完吧，整個人震了一震，我柔聲問道：「沒事吧？不用怕了。」

「我.....我們.....走吧，不要管他們。」Sally雙手掩著耳朵，那個男的又再喊道：「喂，你們聾的啊？我問你們有沒有事啊！」聲音越來越近，我正想轉身，Sally卻拉著我的衣袖，想繼續向前走。

「喂！」那男的再喊道，攔在我們的身前。然後他有點驚訝：「哦，是你？」

「喂，你認識他的嗎？」可是Sally卻躲在我身後，緊緊捉著我的手臂。

「當然啊，她是我女兒。」

望著眼前這粗獷大漢，我實在不相信他竟然是Sally的爸爸。

「長大了不少嘛，越來越標緻，身材越來越好了啊。」

緊緊捉實我的Sally一直顫抖，我輕輕拍拍她的手，然後拖著她向前走。她爸爸卻依舊擋住前面：「這麼久沒見，你還未喊聲爸爸，就這麼想走了啊？讓我先親親你啊！」

「你走開啊！」Sally忽然大聲咆哮，連我也嚇了一跳。

「哦，對了，這小伙子誰，你男友嗎？抱歉抱歉，我都沒注意到。」

「老公，你在那邊幹嘛啦？」

「我們的女兒啊，快過來看看。」然後他又跟我說：「喂，小伙子，你上了她沒有？」

從剛才他的車子撞過來我已經有一股厭惡感，再看Sally這模樣，他這麼下賤下流的說話，我不禁怒火中燒：「雖然你是她爸爸，但是你積點口德好嗎？別再擋路，Sally不想見到你！」

「也許她很想見到我，與我再來一次呢。」他淫賤地笑起來，我實在忍受不了，一記直拳揮過去他的臉龐，他「哎」的一聲掩住了臉，我拖著Sally快步跑上樓梯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Sally一直嗚咽著，我看她這個模樣也不好意思出聲，漸漸她拭去淚痕，只見雙眼通紅，聲音也沙啞起來：「謝謝你.....」然後轉身便想走了。

「喂喂，你去哪？」

「我.....我沒臉目見你.....」

「你在說什麼話？別傻了。」我拉著她，不讓她走。

「可是，剛剛你都聽到.....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夢魘，我可不想再見到那兩個人！」漸漸她又淚如泉湧。

「事情過去了，別在意。」

「因為遇害的不是你，你當然說得輕鬆！」

對，受害的不是我，我想像不到她的身心傷害到底有多深，有多厲害。凡當然明白我是在說風涼話，但是我又有什麼可以做到？Sally漸漸冷靜下來：「抱歉，對你那麼兇.....我也不想的.....只是.....，...我.....控制不了自己。」

「該道歉的不是你，對不起。」

「我命運如此，怪不得誰，我天生就是命賤.....」

「但是你還是堅強地活到現在啊！」

「哈哈.....」她傻笑起來，又道：「堅強？活？我能活多久都成問題。這種病不知道是遺傳還是怎樣，但是剛才你都看到，我媽不會管我死活的，當初她還默許那個渾球那樣對我.....」

我聽在心裡很酸，很苦，不知道該怎麼說。起初我還討厭她，覺得她很煩人，但是背後竟然，有段這麼複雜坎坷的經歷，還背負著這樣的重病，天啊，上帝啊，這樣子公平嗎？為什麼你要賜予她這麼多劫難？

忽然，Sally的身子軟了下去。「你怎麼了！」

「我.....我有點暈.....」

「你的藥呢．在哪？」

「沒.....沒用的.....」

「喂．撐住．我幫你叫救護車！」

過不了幾分鐘．救護車聲徐徐響起。

「先生．你是她的？」

「朋友。」

「那你能聯絡她的家人嗎？還是你可以跟她一起去醫院？」

我毫不猶豫地說：「我跟她去醫院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臉色蒼白已經暈眩得很的Sally跟我說：「剛才.....剛才的.....事．你.....會忘記吧？」

我沒有回應．我不知道她心裡面在想什麼．如果要我忘記的話．我一定會選擇忘記．如果她希望我記住的話．我就會永遠記住。

「我相信.....你.....會忘記的.....」

「好了．小姐．先休息一下．你身體裡面各項數值都顯示偏低．別再講話了。」

我望著閉上眼的Sally．她既然相信我會忘記．那我就忘記吧．大概．她是想要我忘記吧？

第十三回

看著Sally被送上病房，我的心總算穩定一點，就在我在登記處辦手續時，卻有人喊著我。

「喂小伙子。」我循聲源望過去，是之前在乙壹醫院碰過面的那個醫生。

「你好啊。」

「怎麼了，在親人不舒服？」他瞄了兩眼我手上持的證件：「怎麼……」

「嗯？」我對他的驚訝反應有點不解，他卻不知為什麼一直顫抖，說起話來也斷斷續續的：「不……可……可能……，Sally應該還在乙壹啊。」

「嘎？」完全不解，為什麼？還在乙壹？她不是取得許可離院嗎？

「她開溜出去了嗎，該死的，我休假的這幾天為什麼沒收到通知！」

面對著他，我完全說不出話來。他這麼激動，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。他問我：「Sally為什麼入院？因為暈眩嗎？」

「嗯，她看起來好虛弱……」

「這可麻煩了！我上病房去看看她，就這樣！」話還未說完他已經跑上樓梯了。我拿著Sally的證件，完全不知道該做些什麼。

隔了段時間回過神來，我卻發現自己坐在Sally床邊，看來我真的是累了。Sally眨了眨眼，轉過臉來看著我：「你還好吧？你看起來比我還累呢。」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Sally明顯憔悴了，也許是虛弱的緣故吧。

「你現在覺得好多了吧？」

「又這樣又那樣的，你覺得我好受嗎？」她眼睛轉動，示意我望著那些什麼補充劑之類的東西。

「可是你身體現在這個模樣，不補充一下可是不行啊……」

「哦，倒學起醫生的語氣來了。」她一臉不屑的板起臉來。

「才不是呢。我是在擔心你。」

「反正我早晚要死，又何必擔心呢？這不是自己去找東西來煩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人就應該堅強活下去啊，你不是都已經熬到這個地步了嗎？」

「對啊，我廿幾歲了。假如我那麼好命活到六十歲，都已經過了三分一。夠了，都夠了，我才不想六十年的人生都只有痛苦啊！」

「不會只有痛苦的.....起碼你還有我.....我會陪你度過的.....」

「嘴巴上就說得漂亮啊，你能陪我什麼，你知道隨時會死的那種恐懼嗎？我倒希望每天睡完覺後就起不來啊！」

我當然明白，我沒有絕症，我沒有那樣的經歷，我不是她，我又怎能明白她的感受？怎麼我能跟她說：「活下去，無論如何都活下去」這樣的傻話？死去、活著，到底是怎樣的關係？開始、終結？死是生的一部分？死完整了生命？忽然想起了蓉兒請求我殺了她那個畫面，她既然厭世，為什麼不去自殺？為什麼她依然活下來，是有什麼原因嗎？不選擇自殺、請求他殺；不選擇立即自殺，而繼續活著，為什麼選擇了我？一大堆問題。

「無話可說了嗎？」

「嗯，我明白.....。誠如我最尊敬的太宰治所說.....，呃.....那個，要自殺也行，要長命百歲也行，每個人各走各的路罷了，好像是這樣.....。」

「看來你還是明事理的啊。」

「明什麼事理？在這裡大吵大鬧。」

「是你.....葉醫生。」

我回頭一望，原來他姓葉，想起來碰過兩次面，我和他都未曾正式自我介紹過呢。我伸出了手：「你好，我叫若藍。」

他跟我握一握手：「正如你聽到的，我姓葉。」然後又和Sally說：「身體怎麼樣？」

「總算死不去了啦，我可不會多謝你。」

「你還是這個模樣，罷了，會頂嘴就是說你精神還算可以，乖乖在這裡住幾天，還有，吃、藥！」

「那藥不是還在試驗中嗎？」我略帶憤怒，始終這樣跟人體實驗根本沒有分別！

「那你告訴我，還在什麼辦法？」葉醫生托一托眼鏡。

「呃.....」我一時為之語塞，確實，講醫療知識，我實在不能清楚瞭解Sally的狀況.....

「還有移植骨骼囉。」Sally說，略為停頓一秒，她又說：「不過這是沒可能的了。」

「不瞞你說，我們聯絡過你母親，但她.....」

「嘖，她會理我生死才怪。」

「好了，時候不早了。若.....若藍先生，你就先走吧，不能亂了規矩。」我的名字很難讀嗎？也難怪的，畢竟這只是別稱.....

「其實，咳，我叫藍若君，你若覺得我的『若藍』很難讀的話，就叫我的姓氏好了。」

「啊啊，藍先生啊？你的名字還真的特別呢。噗噗。」Sally用著輕蔑的語氣笑著道。

「就是知你們會笑我，才改這麼一個筆名。」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不笑你就是。快點走吧，藍、先、生，噗噗噗……」Sally笑得臉紅耳赤的，讓我無名火起，但是又氣她不下。

「那麼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他兩個異口同聲地向我道別。我轉身離開，心中那股不安感仍然未散，這是為什麼？為什麼我一直心裡不安？這是什麼第六感的預示嗎？我無法解開這個謎，直至……。

第十四回

「喂？」我拿著手提電話，顫顫驚驚的，原因無他，來電者竟然是蓉兒！

「喂？」電話的另一邊卻毫無動靜，什麼聲音都聽不見，我只好再多喂一聲。

「哎……」是蓉兒！是蓉兒！

「你終於找我了！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你想通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嗯？」怎麼一直都是同一個反應？難道還是有什麼問題嗎？

「你別這樣好嗎？」

「嘎？」

「我都還沒有講話，你一直搶著來說，你要我怎麼回應你？」

我尷尬地笑了笑，雖然她看不到，但她總想像到我被她這麼一說的糗模樣吧。「對不起……」

「殊。」她見我沒有回話，才接下來繼續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才能用到電話，你記下我的地址，快點來救我！」

嘎？救？她出什麼事了嗎？但要記下她家的地址，也就是說，她被軟禁嗎？到底發生什麼事？雖然腦裡千萬個念頭在轉，我還是記下了她的地址。

「我等你……快點來……找……」

是電話訊號接收不好？她的說話斷斷續續的，還掛線掛得很突然。但我心裡知道這情況應該很嚴峻了，不得不立即趕去。馬上下樓揮手招了輛的士便前往她的住所。

不出我所料，蓉兒確實是大戶人家。一幢三層的獨立屋，從閘門往內看，房子旁邊還連帶有個車庫，能夠買下這樣的一幢的房子，實在非富則貴。這樣也不難理解那個隱密度高的療養院了。但是這裡的保安卻不那麼嚴密，任何人都可以來到這片住宅區，只是每幢房子前面都有道閘門，四周都築起牆身，以防小偷爆竊。

可是蓉兒在屋子裡的話，我要怎麼跟她說我到了？甫拿電話出來，顯示的是「接收不到訊號」。看來是她的父親設置了些什麼，讓手提電話運作不了吧。我總不能大聲叫喊吧，這樣滋擾鄰居之餘，也可能驚動屋內的人，但是我要怎麼才能跟蓉兒見面？

保安似乎甚少巡邏，我繞著房子走了一圈，這只能說無從入手。我爬牆技術並不怎麼好，那道閘門並不是大閘那一種，只不過像是普通的一道鐵閘門。牆翻不過去，大概要翻過這道鐵閘吧？但這樣會不會太明目張膽？

這時，我卻看到蓉兒的身影從屋子裡走出來。她微笑著走出來，徐徐步來，翩翩有韻地走來。

「你終於來了。」她開了那道閘門，咦，奇怪，不是被軟禁嗎？她可以自己開門？

「你.....你不是說要救你嗎？」

「你出現在我眼前已經得救了。」她拉著我的手：「進來吧，別再呆在那裡。」

她牽著我的手，我本來想著她領著我進屋子裡去，她卻帶著我走到車庫裡面。

車庫泊著一輛車，還算寬敞，只是黑得很，還好眼睛能夠適應這裡的環境。蓉兒甩開我的手，徑自走向一個角落，蹲了下來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你知道嗎？這裡任何網絡都用不到.....我每天就在那間房裡面，畫畫、畫畫、畫畫.....睡覺、睡覺、睡覺.....。任何與外界聯絡的方法都被我老爸切斷了，我可以怎樣做？你知道嗎，我好寂寞，好孤單啊。」蓉兒的聲音非常輕、非常輕，我像是聽到了她說什麼，但那些聲音又彷彿穿透了我的耳朵，不知飄到哪裡去。

「可是，我來了。」我還是覺得奇怪，既然她老爸這麼有手段，這裡應該不會空無一人，連工人都沒有？

「對啊，你來了，我得救了。」

「別擔心，我會陪著你的。」

「一直？」

「嗯，絕對，一直。」

「不，不可能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這熟悉的既視感，她想必又有什麼要說出來吧。

「因為，不可能。」

「就是為什麼不可能？」

「因為，你在欺騙我！」她的臉忽然扭曲起來，憤怒地咆哮起來，我也為之一驚。

「我說的，都是真心話啊！」

「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，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，我實在不知道該相信誰.....對，只有你.....不，任何人都不可信！不.....」她忽爾抑鬱；忽爾溫柔；忽爾幽怨，忽爾愠怒；看來她的精神狀態不太穩定，我正自想辦法時，身體卻自己動起來，走過去擁她入懷。

她整個人安靜了，本來急促的呼吸，也漸漸變得輕緩，想來是冷靜下來了。我在她耳邊輕聲說：「你冷靜下來了嗎？」

「嗯.....」她用力呼吸，然後說：「若藍啊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.....好香，這味道很好聞.....」

擁抱著這塊溫香軟玉，美若天仙的女子，她還在我耳邊說出這麼的一句話，我不禁心跳加速，臉紅耳熱起來，也許她感覺到我的生理反應，忽然用力一把推開我。

「你們這些男人都是這樣！什麼真心對我，愛我，到頭來還不是只想些下流事？」她怒氣沖沖的，也只好怪自己定力不夠啊，也難怪她這麼憤怒。

「對.....對不起.....」

「別走過來.....別過來啊你！」她眼睛滿佈紅絲，開始流出眼淚來。

「你先冷靜點！」我正想走過去，她卻越加激動：「不，不要！你別過來！」

「好.....我不過來.....你別生氣.....」我只好站在原地，她一個勁地哭的，一直拭眼淚。這時我忽然想起，她之前說跟一個朋友.....然後那個朋友差點將她.....不，不是差點，難道是已經.....該怎麼辦？這情形下我怎麼做都不可行，她的精神情緒這麼不穩定，搞不好她會傷害自己啊！

她又再瑟縮在一角，慢慢靜下來，身體不再抽搐，也不再聽到她的嗚咽聲。

「蓉兒？」

她沒有回應我。

我再多喊一聲，她還是不理睬我。就這樣，在這個黑暗、幽敝的空間，我倆沉默無語，然後，她終於開口：「果然，還是，請你殺了我.....」

「不，我不會這麼做！」

「你會的.....你會的.....」

「不，我絕對不要！」

「你不是說要一直陪著我嗎.....你不是說愛我嗎.....」

「所以我才捨不得你死啊，更別說要讓我親手殺你！」

「.....我明白了.....果然，還是無法信任任何人啊.....」

「你到底怎.....」我感到一陣暈眩，全身無力。

蓉兒乾笑了幾聲：「我們很快就可以永遠在一起了。」

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我眼皮漸漸重起來，胸口難以呼吸，眼前越來越漆黑，我只見到蓉兒走向那輛車，然後聽到引擎開動的聲音.....

「既然你不想親手殺我.....那就讓我們.....」聽不到了，聽不到了，進入一片黑暗裡面，無盡的黑暗，為什麼你要這樣做？蓉兒？為什麼？

第十五回（終）

團團黑煙瀰漫，幾乎呼吸不了，這裡烏黑漆漆的，我都近乎忘記了自己在何處了，只記得，只記得，只記得蓉兒在我身旁……。

彷彿置身於夜幕天際，但這裡卻是烏雲密佈般，連半輪明月都看不到，更何況漫天星宿？有的，只有一片漆黑，但是我卻身輕如燕，飄飄然地，像做了神仙一樣。俗語話只羨鴛鴦不羨仙，此刻我該和蓉兒成了一對神仙伴侶吧！

穿越團團黑海，漸漸灰色煙圈升起，掠過我的臉頰，慢慢地、漸漸地，越發灰白，一片蒼涼的感覺。我像掉進了一淌死水、污水般。身體不受控制，想要拼命游上去，卻一直下沉、下沉、下沉……沉到深淵裡去，好睏、好累……。

朦朧間，看到那一絲絲光，身體放鬆後，竟然不沉下去，慢慢浮上去……

「睡夠了沒有？」這聲音有點熟耳，嗯？這裡是？狹隘的一個小房間，昏暗的燈火……啊，對了，我在警局內。

張開朦朧的雙眼，原來是那個老差骨。對了，剛剛那既是現實，也是一場夢，蓉兒在那密封的車庫裡，開動了汽車的引擎，想跟我殉情，只不過，她已經返魂乏術，我卻倖存下來……。

「接下來有兩個人想來跟你好好談話，免予起訴那件事，也因著這裡其中一個人的首肯而獲批准了。你大概知道是誰吧？」

「蓉兒的父親……？」

「嗯，死者的父親；還有，你母親也來了，你想要在這裡見人還是出去再細談？」

「還是在這裡好了，這裡的空氣比出面還要更好一點……」

「好。」老差骨推門出去，我鬆了口氣，但想起接下來的對話，我的心情又凝重起來。門又咔嚓的一聲，進來的是一個已經頭髮花白、稀疏，蓄有鬍子的男人，雖然稍為有點肥胖，但仍看到他曾經魁梧健碩的痕跡。

他步履沉重，慢慢一步一步地過來，拉開椅子，慢慢地坐下，盯著我來看。我也同樣望著他，但不過數秒，我便不敢再望，迴避他那壓迫的視線、眼神。

「真不知道她喜歡你什麼！」他語氣激動，十分憤怒，我立即被他嚇了一嚇。

「你說，你到底有什麼值得蓉兒喜歡？她竟要拉著你一同去死！而你這垃圾渣滓，竟然還好端端的坐在這裡！」他說著說著聲音細起來，嗚咽起來，禁不住哭了。說老實話，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吸引得到蓉兒，只不過是相處時大家彼此都舒服而已。

我為蓉兒而哀傷，但這不代表我需要負上全責，眼前這個男人，其實才是一切的元凶，這麼想也許有點奸詐狡猾，但這亦是事實的一部分啊！

「那麼你呢？世伯，你又有什麼值得蓉兒喜歡了？她對這個世界毫無留戀，只是一味想尋死，你又知道嗎？」

「你.....你閉嘴！」他比剛才更激動了，他雙頭抱頭：「我又豈會不知道.....我又怎會不知道呢.....這一切其實都是我的過錯.....但，我想這樣的嗎！」他的心中除了怨恨我，還有無盡的哀傷內疚吧，因為死的，畢竟是他的女兒，我何嘗不難過？

「她已經離開了，這是無可挽回的事實.....」

「那又怎樣！我才不管！都是因為你，都是因為你她才會死！你不去找她不就沒事了嗎！」

大概是吧。我不找她的話，她也就不會鼓起勇氣自殺，她一直都叫我動手的，那是出於害怕吧，所以才想借我的手。但是，她見到我來了，她害怕孤單、害怕寂寞，所以要與我同赴黃泉，我心中只是記掛著她，想要見她，卻從來沒想過會因此.....

「怎麼了，你沒聲出了嗎！」他拭乾眼淚，滿眼通紅。「你別這樣好嗎，我.....我.....」說不了兩句，他又再哭起來，大概我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吧。對我免於起訴都是因為他的提案和同意，這不難解釋，他已經失去了蓉兒，而與蓉兒關係最為密切的，也許是我吧，他想藉由我，去追悼懷念他的女兒。

那我呢？我又要如何才能跟蓉兒接觸？記憶深處的，都是過去了的事，而且零星瑣碎。說好的未來呢？

「我明白.....」我輕輕拍拍他的拳頭，他原本低垂著頭，抬起頭來，滿臉淚痕的望著我，哭得更多、更淒涼。

「謝.....謝謝.....你.....」他從口袋中拿出銀包來，裡面兩張照片，一張大概是蓉兒小時候的模樣吧，另一張與我跟她相識時的模樣差不多，只是更加青澀。

「這張，是她小時候的樣子，很可愛吧？」他強忍著眼淚，又指著另一張照片：「這張照片，已經是三年前了，這三年來我沒有跟她拍過照，也沒有合照過.....」他的淚珠點點滴滴灑在銀包上，我也眼眶熱熱的，流出眼淚來。

「也許，都是因為我吧，蓉兒才.....唉.....」

雖然之前蓉兒講過一次她家裡的事，但之後都不太願提起她家裡的事，我也無從得知。只是之前聽吳先生講過，他倆關係實在不好吧，因為蓉兒不太喜歡他爸爸，但到底什麼原因，亦無從考究了。

這時我忽然想起，療養院那場大火：「對了世伯，之前那場火.....」

他掩著臉，歎了一口氣，半句話也沒說，便推門離開了。大概也能確認，是他指使人做的吧，但基於什麼原因？想接蓉兒回家？想燒死我？想.....，還是想不出原因來。

這時候，我母親進來了，只見她也哭成淚人，跑過來擁抱著我：「好了，仔，你沒事了！擔心得我呢！」

「恩，沒事了媽。」我輕輕撫著她的背脊，想讓她安心一點。「媽，我們走吧，這裡太悶熱了.....」

「好，好。」她挽著我的手臂，我們一起走出去，離開這個警署。

才剛離開警署，電話忽然響起。

「喂？」

「是藍先生嗎？」這把熟悉的聲音……

「嗯，我是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嗯……好的，我會幫忙辦的了……嗯，我當然出席……到時見……」果然，人生就是要負擔千斤石上路，這千斤石卻不會減少，反而越增越多。這一刻，我再背負多一石不可磨滅的記憶。

「仔，怎麼你又哭了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我微笑著，一抹眼角的淚珠。始終，生與死本來就相當接近啊！並不是活著就等於生，失去了性命就等於死的。然而，這一切都已經化為塵灰，散落在我的臉上、手上、身上……

作者的話

拖拖拉拉，拖拖拉拉，一直寫，這十五回篇章的故事竟然花了整整一個多月時間去寫；其實稍事認真，文章質素和速度應該可以更好、更高。無辦法，我就是天生一副懶惰格。同時也不是說故事的能手，自然需要更花點時間去琢磨琢磨。

講到影響我最深刻的小說，首要講的是我的啟蒙讀物——金庸十四天書吧。每每寫第三人稱小說，我都不自覺地因而蒙上一層武俠、古典味道；寫作第一人稱小說亦然。

有時候在處理對話或在描寫部分時，不禁比較咬文嚼字，而忘記了常人一般很法說話這麼典雅，我寫文章（即散文）時比較偏好清、雅這兩個標準，也就是以梁實秋先生為學習對象，當然我怎麼練習，那種古樸紮實、幽深雅遠的境界，是我未能達到的。

而影響我猶深的，不得不數我最為敬慕的太宰治（津島修治）先生。這十五話的內容或風格，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其影響，但我總不能完全通篇文章寫成那種頹廢糜爛的氣息。要說更相似的，也許是《挪威的森林》那種追悼、無力感吧。我視這部作品為《人間失格》、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揉合，也許有點太大想頭吧！

然而講回故事本身，首兩回因應口味而作出過修改，而原稿還有保留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望望。而書中主角——我，藍若君，我沒有對他的外形有太深入描寫，畢竟我應該將他定形為身高一米七以上，而我本人則遠遠還到不了這高度。

女主角方面，蓉兒和Sally都是根據了一些事實或虛擬的人物作為藍本，而且不止一人，她們兩個分別是數個割裂靈魂的集合體，我移花接木的將不同人的性格、經歷，分別選取用在兩個人的身上，當然裡面有部分事情屬於事實，到了後期的都是虛構了。蓉兒的藍本大體上都是真實人物，這樣才叫較為有血有肉；而我有確立到蓉兒以誰作為一個主體，但Sally的主體，那種活潑過份的性格其實取自《挪》裡面的綠。

當然Sally的主體主要成分是綠，但亦滲有大概一、兩成現實的人吧，再另外加入其他人的性格、經歷，將其建構成為一個立體。

其實這小說的命旨並不太明確，我到底是想探討生、死問題？信任與疏離的問題？試想像你是男主角，蓉兒要與你殉情，你「幸運地」沒有一同死去，你心裡會是歎惜：「可惡，沒有跟她一齊死去」，還是「幸好我沒有死掉」呢？這世界生離死別根本不是特別事，像儒家所講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思想死後的世界，倒不如先好好面對現在的生活問題。但是人與人之間建構的關係，信賴與不信賴，愛與不愛等等，則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探討。

原稿第二回

二、

像我這樣百無聊賴的人，閒時不過讀讀書、做學校功課，佔我生活主要的一環的，是上網、打機。家裡窮困，無法購置家用遊戲機，只能玩電腦度日。有時候，真的覺得自己連頹廢都稱不上，簡直像廢物一樣，不去讀多點經典、好書，如何增長見識，如何裝備自己？終日沉迷在遊戲當中，這些遊戲能帶來什麼？沒有，僅僅滿足視覺刺激，消遣娛樂而已，沒有什麼可帶來的。但我若奮發拼搏，又帶來些什麼，我赤條條來，赤條條去，為什麼要勞役自己，就去玩啊，滿足精神需求就可以了啊！

雖然打機可以滿足娛樂、刺激感，但不跟人對話交流，會變成自閉的；況且，我還在上學，與人完全沒接觸也是不可能的事。只是學校裡的同學，碰著面投緣的就聊天，碰不著面便由他去。若遇上休息日、放假，當然要上網，除了看時事新聞外，還藉以與人聊天。

其實我算不上鍵盤戰士，只是文字訊息交流於我而言確為方便，住在狹隘的公屋，沒有自己的房間，母親無業；饒是如何低聲細語，我有點不想洩露他人所知的話語，我母親都能聽到，人總不能閉上耳朵便隔絕聲音吧！

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高登，但遮掩行藏，鬼鬼祟祟如商議反清復明的起義之士，該是上高登的第一規條，絕不能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誰，否則便會遭起底。於是，我也盡量不聊生活瑣事；而現在的帖子，也沒什麼可觀性和聊天話題，在標題已經開宗明義：「Wtsapp Group招人」，我實在想不通透，有什麼不可以在帖子光明正大地聊，要將平台轉移至更加個人的私隱生活去？這不是違背了「上高登，冇人知」的原理嗎？

任憑我怎麼想破頭顱，無論其他巴打如何口誅筆伐，這些帖子從無減少，反之越來越猖狂，就算我不特意選感情台去逛，在吹水台的頁面上，總是一列列像軍隊的排得整整齊齊，裡面卻是目無法紀，毫無軍紀可言。大概，這是現在流行的「交友」方式吧，到底，什麼叫作朋友呢？我很疑惑。這只不過是一種配對速食吧！

其實網絡交友，很多年前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交方式，但絕對不是這樣的配對速食，在我個人歷史上，不是多聊幾天，甚至一、兩個月下來，我斷不會將私下聯絡方法交予別人，無論在論壇、遊戲，都是這樣的做法。是基於對別人的懷疑吧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況且，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，我與你中間沒有溝通渠道，沒有共同興趣、話題，何必成為朋友？論壇是無數小圈子建構出來的大圈子，尚未融入這個大圈子，就割地稱雄，自己劃出一個小圈子，你以為自己是何晏啊？畫地為廬麼？

既然勸戒無效，唯有自己過濾，「冇眼屎乾淨盲」吧！只是左顧右盼，始終未有使我興趣盎然，能放心去討論的帖子，也罷。心血來潮，寫文章以抒懷，也剛好表達對女人的看法，嘗試看一下有沒有人回應、討論吧。

開帖子必須有耐心，還時不時要推帖，因為對題目感興趣的人可能不多，感興趣的進來後也許上一頁，然後在飛湍瀑流的速度下，帖子很快就被沖到第二頁、第三頁.....。稍為用事，自推有功，總算積聚了一夥人聊天。

而我的人生，也自這刻起開始有了變化，而我還不自知，猶在夢中撲蝶。

「巴打你不要再那麼灰了！交個朋友吧。」一個聊了兩天左右的藍字USER這麼留言。

「好，你PM我吧。」

接下來，等了幾天，我還沒有收到過一則PM。心裡面想，不是要交個朋友嗎，是你提出來的，怎麼還不PM我？是要戲弄我嗎？心有不甘，長期在寂寞之下，身心都受夠煎熬，於是鼓起勇氣PM他。

兩天後終於收到回信了。

「Sorry巴打，我過了澳門幾天！

P.S.：我講過我是藍絲:o)」

原來是絲打嗎，真的有點受寵若驚。不過，認真就輸了，哪裡會有什麼絲打，這肯定是什麼陷阱，不是常常有釣狗公的行動嗎？不過於我而言，是男是女都沒所謂，我只需要一個可以讓我盡吐苦水的人，僅此而已。

他只留下了一個電郵地址，這也無妨，像寫信一樣。而且那個電郵地址，一看就知道是備用，高登聯絡專用的；儘管對方的保守謹慎讓我有點保留，但我就是率直不虛，心裡面有什麼要訴苦的，都全拋一片心，反正，你不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你。